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7nB390

北京楚林禪師語錄

清 上睿說

照琮等錄（依駒本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目錄
  - 住潭州南雲興化禪林語錄
  - 住南雲光山毘盧禪寺語錄
  - 住郢州潼泉山法興禪寺語錄
  - 住郢州潼泉山法興禪寺語錄
  - 住北京慈明寺一門語錄
  - 住北京翊教寺語錄
  - 頌古一
  - 頌古二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  - 5
  - 6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楚林睿禪師語錄序

雪峰問德山曰：「從上宗乘中事，學人還有分也無？」德山打一棒曰：「道甚麼？」雪峰當時如桶底子脫。巖頭卻道：「從門人者不是家珍。若欲播揚大教，直須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，方始蓋天蓋地。」今時人類多不能效古真實悟明、真實履踐，參學日以深、知解日以廣，撞著本分衲僧，等閒痛與一箚，則依然漆桶還盛漆，尚未到桶底子脫，又安望其逢緣不借、觸處皆通，夜明簾外擲影翻身、荊棘林中闊行大步乎哉？諸方三百五百說禪浩浩，闢倖門、鑿徑竇，詎止咒飼羽養、插翅灌瓜？至有朝踵室庭、暮傳衣缽，沿街隊隊走，更僕不能悉數，咸稱祖師門下客，視七破蒲團、三遭痛棒者，何遲速利鈍相懸之若是耶？藉使黃面老子而在，定當脫珍著敝，別轉機輪，執除糞器，語令勤作，且將從前糞穢狼籍淨盡打疊，待渠自鄙先心、成就大志，方可與語從上家業。不然，是栴檀與楔棘同焚、珍寶其泥沙等賤，識者當頓足扼腕而深惜之矣。法昌當日要覓箇不會禪底做國師，直至如今無人應選，是不屑趨承？是人根下劣？予嘗謂學黨曰：「一太藏教千七百，則佛祖的的為人，只消得箇轉字。能達此義，即是解人。若膠柱調弦，希賡古曲，按圖索駿，異拔良林，大非忘言得意者也。」楚林睿公，予法門猶子也。氣骨崚[山*層]，胸襟倜儻，剖樊籠于中歲，頓捨世榮；領記別于洪山，遂稱禪將。刀途血海之中，飲人以甘露；金戈鐵馬之內，示人以康莊。故得王公大人傾誠歸命，接足承顏，迎之上都，置之高座，俾慈雲等覆，令慧日重光，公固有以致之也。門人裒集其自湖南興化至金臺翊教前後五會語錄，總若干卷，檀越復共捐資鋟板，以廣流通。問序于予，予得卒讀，見其不牽時習，不蹈陳言，隨分拈提，自然恰好。一一展拓胸襟，不借他人氣力，弗求合於古而適與古會，弗事絕於今而特與今殊，嘯堂兄可謂有子矣。或曰：「清淨眼中，安用著屑？」予應之曰：「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，復何嫌此數紙？譬如眼光，曉了前境，其光圓滿，得無愛憎？若必欲拈卻山河大地，以放眼光闊綽，則是執空花為有蒂，而竭力掃除，異復蕩蕩之晴空。子之愚，愚踰愚，公恐非計之得也。苟或勞青未亡，即用此以為金鎞一刮，未始不可。」或者語塞，遂書此以界之。

時大清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新秋下浣華山樵隱

楚林禪師語錄目錄

卷首
序文
目錄
一卷
住潭州南雲興化禪林語錄
住梅城放光山毘盧禪寺語錄
二卷
住郢州桐泉山法興禪寺語錄
三卷
住郢州桐泉山法興禪寺語錄
四卷
住北京慈明寺語錄
住北京翊教寺語錄
五卷
頌古
六卷
頌古

目錄終

楚林上睿禪師住潭州南雲興化禪林語錄卷之一

小師照琮等記錄

師於壬子二月十三日，潭州眾護法檀越請住南雲興化禪林。開鑪，上堂。師至法座，以拂子指座云：「寶華王座，巍巍堂堂，不煩作禮，要上便上。」喝一喝，遂陞。拈香云：「此一瓣香，光騰八極，普蔭萬方，爇向爐中，供養始祖迦文、歷代諸祖，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。伏願統百億香水海為一福海，滔滔不竭；聚百億須彌山為一壽山，仰止無窮。武略文經，智仁明辯。」末上，拈香云：「此一瓣香，不自西域將來，不從東土拈出，立處孤危，用處險絕，覷著眼枯，嗅著腦裂，爇向爐中，供養現住東巖同真堂上沒意味的嘯堂大和尚，用酬法乳。」就座。維那白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喝云：「早已落七落八了也，有不落二三者，出眾相見。」一僧出便喝，師云：「好箇臨濟兒孫。」僧又喝，師作和南勢，僧擬議，師便打。問：「師唱誰家曲？」師云：「無人和得齊。」進云：畢竟是何曲調？師便喝，進云：「依稀似曲纔堪聽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」師云：「將謂知音，原來不是。」乃云：「瞿曇老子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，欲令眾

生等入佛之知見。大眾！且道那箇眾生是無知見底？若一切眾生既有知見，因甚須待如來出現然後得入？且又作麼生說箇得入的道理？」驀拈拄杖云：「於此通得一線，方見白浪山頭起，紅塵海底生，大用繁興，自在無礙，可以鉗槌佛祖，號令人天。其或未然……」便擲下拄杖云：「坐斷十方猶點額，密移一步看飛龍。」上首結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

大士像成開光，眾會首請上堂。「圓通大啟，萬善咸歸，百匝千重，維新永固。聞其聲則功超諸聖，禮其像則福等河沙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，作不思議廣大佛事，度不思議根熟眾生，成不思議勝妙功德。」揮拂子云：「觀世音菩薩來也，在拂子頭上轉大法輪，頭頭無礙，法法圓融。或以眼處作耳處佛事，或以耳處作眼處佛事，或以鼻處作舌處佛事，或以舌處作鼻處佛事，乃至風動林搖，泉鳴谷應，猿啼鳥語，漁唱樵歌，盡是無作妙力助發觀音普門現前。大眾！各各從此獲本妙心，得大自在，滅諸有苦，善應無疲。」驀豎拂子云：「還見觀音麼？」復喝一喝。舉：「石頭問長髭云：『什處來？』髭云：『嶺南來。』頭云：『大庾嶺頭一舖功德成就也未？』髭云：『成就久矣，只欠點眼。』頭云：『莫要點眼麼？』髭云：『便請。』頭垂一足，髭便禮拜。頭云：『子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？』髭云：『如紅爐上一片雪。』」師云：「石頭雖善點眼，未免費盡腕頭氣力。興化一堂功德成就久矣，亦只欠點眼。若云：『便請。』山僧只向他道：『處處彌陀佛，家家觀世音。』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？」

小參。「笠下清風，胸次無塵始見；杖頭明月，頂門具眼方窺。汝等各各眼光爍破四天下，還見興化老做處麼？」眾無對。師云：「一似瞎。」復舉：「盤山云：『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。』慈明云：『向上一路，千聖不然。』大慧云：『向上一路，熱碗鳴聲。』」師云：「三大老總只發明得向下一路。若是向上一路，直是三生六十劫興化見處，也要諸人共知向上一路滑。」

南雲眾居士入山設齋，請上堂。舉：「甘贊行者入南泉設齋時，黃檗為首座，贊請施財，檗曰：『財、法二施，等無差別。』贊曰：『恁麼道，爭消得某甲親？』便舁錢出去。須臾復入，曰：『請施財。』檗曰：『財、法二施，等無差別。』贊乃行親。退翁師祖道：『首座固是熟處難忘，未免執一不變；行者可謂予奪臨時，太煞希功冀傚。怎似梁谿五居士設齋不矜不伐，秖要諸人飽便休？』」師云：「興化者裏又且不然，南雲眾居士入山設齋，行親彼此俱無系毫施受之心，饅頭餽子一任諸人橫咬豎咬，飽了更須吐卻始得。」

清一璽子對靈小參。「諸法不自生，亦不從他生，不共不無因，是故說無生。敢問大眾：既是不自生，又不從他生，不共不無因，喚什麼作無生？於斯薦得，清一璽子二十年前生本不曾生，二十年後滅亦未嘗滅，三千里外把手共行。正當恁麼時，如何相見？」高聲云：「看腳下。」

小參。「興化不會禪道佛法，只是穿衣喫飯，閒坐倦眠。是則固是，忽然枕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觸著帝釋鼻孔，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，又作麼生？」以拂子打圓相，云：「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，達磨大師急著眼覷。」

上堂。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「於此須辨緇素。」良久，云：「諸禪德！緇素作麼生辨？杳杳冥冥，恍恍忽忽，達磨眼睛，廣州漆具，縱饒辨得分明，也是途中露布。」

證果寺去六大師八旬誕辰，請上堂。「坐一走六，處處花攢錦簇；撥六用一，著著風規壁立。南嶽山青，洞庭水碧，丹葉傳書天降來，芙蕖捧香地湧出，合山慶快喜添籌，趙州寶掌居其側。興化慣自錦上鋪花，更添一分別處土宜，祇是不堪出手，親從威音王已前收下箇物，名不得，狀不得，無與等，最越格。妙手畫難工，海口讚莫及，佛眼覷不見，祖師道不識。囊之以錦繡，藴之以玉帛，秘而不傳，直至今日壽法壽人方敢將出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是什麼？攤向證果堂前問取南雲古佛。」

晚參。師問：「世尊不說說，迦葉不聞聞。已前事如何？」眾著語不契，請師代語。師曰：「八十翁翁輥繡毬。」眾曰：「請師頌出。」師朗聲曰：「八十翁翁輥繡毬，腰纏跨鶴上楊州。四五百條花柳巷，二三千處管絃樓。」

解三，小參。「三日前，三日後，仔細看來全漏逗，十字街頭石敢當，始終不解藏家醜。報道：達磨無心，釋迦有口，說了四十九年，狼藉八斛四斗，賺得神光立雪深，一箇渾身盡分剖。山僧無法施行，總付糞箕苕帚。」

胡桂生居士六十初度，請上堂。問答畢，乃曰：「麋游巨壑，鶴立喬松。古砌鳴玉管之蟬，長空走冰盤之兔。桂樹香浮，蓮房子實。末釐惲露法身，高下了無剩欠。滿眼滿耳，全放全收。」拈拄杖顧左右曰：「且道無量壽如來即今居何國土？」卓一下曰：「十成好曲無生調，唱作千秋白石歌。」拋杖下座。

晚參。舉：「僧問智門：『如何是般若體？』門云：『蚌含明月。』『如何是般若用？』門云：『兔子懷胎。』」師云：「古今盡謂奇特，殊不知雲門會裏閃爍生光，臨濟家風更須別展。如何是般若體？猿啼岳麓。如何是般若用？漁唱瀟湘。眾中設有隨他舌頭

轉底，撿點道：『老老大大話頭也不炤顧。』我也知你是箇漆桶。」
晚參。僧問：「十方同聚會，箇箇學無為。此是選佛場，心空及第歸。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底旨趣？」師默然。僧曰：「自從舞得三臺後，拍拍原來總是歌。」師亦默然。僧曰：「而今不必重拈出，大家齊唱太平歌。」師亦默然。問：「一言道盡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死水不藏龍。」僧曰：「如何是活水龍？」師便打。
結夏，小參。「古者道：『一百日緊結布袋頭，斷斷不容走作。』仔細看來，大似癩馬繫枯樁，進退不得自由，有甚快活處？興化者裏盡大地是箇禪堂，一任諸人橫出豎沒、左之右之，但不得作佛法商量，亦不得作住禪堂會。離此二途，速道，速道。」
上堂。舉德山托缽公案畢，師云：「者則公案，古今批判者甚多，錯會者不少。興化真實相告：雪峰善用截流之刃，德山慣輸陷虎之機，垂頭知而故犯，罪案彌天。唱教門中固不無德山父子，若是末後句，莫說三年後示寂，即使活到今日，亦未許渠在。」
小參。良久，顧左右，云：「山僧有副屎腸，一一為汝抖擻。臨濟莽鹵，劈頭便喝；德山粗暴，落脊便摟；趙州破家，只喚吃茶；曹山孝滿，一味顛酒；象骨攔路，輥三箇毬；紫湖當門，縱一隻狗。盡道誇勝爭強，不知出乘露醜，引得嘉州石佛笑呵呵，賺卻陜府鐵牛沿路走。」忽云：「山僧今日說四眾過，罪犯彌天，將入拔舌地獄去也。大兄小弟還有相救者麼？」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「寧可永劫受沉淪，不從諸聖求解脫。」便下座。
解制，上堂。「天無門，地無戶，亂走衲僧向什處去？饒汝道箇不是西天、便歸東土，也被興化拄杖子穿卻鼻孔。」擲拄杖，下座。
早參。「古人云：『佛者，心清淨是；法者，心光明是；道者，處處無礙淨光是。』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三段不同，可恕走殺無位真人。」
霖垓闍黎斷七，小參。「今朝八月一，七七事已畢，一幅靈床化火中，百草頭邊從出沒。」豎拂子，云：「還拘繫得麼？」便拋下，云：「不可不快活也。」
學士徐公、總戎謝公等立法名，請上堂。喝一喝，云：「此箇門中排身而入，純其忠、達其孝、廣其智、溥其德，君以斯而致、民以斯而澤，一切智智清淨，無二、無二分，無別、無斷故。奉持此道真言，更有何法不備？」復一喝。舉：「裴相國一日捧一尊佛像于黃檗前，跪曰：『請師安名。』檗喚裴休，休應諾，檗云：『與汝安名竟。』休云：『謝師安名。』」師云：「裴公跪請不是好心，今日學士徐公等請山僧陞座安名，因名之曰照曇、號之曰機宜，各

各為之安名立字竟。且道：與黃檗安名是同？是別？」驀揮拂子，云：「一寸筆頭三尺劍，安邦定國是斯人。」

上堂。舉臨濟三度喫棒因緣畢，乃曰：「有者道得黃檗力；有者道得大愚力；有者道非但騎虎頭，亦解收虎尾；有者道未出黃檗綱子在；有者道金烹大冶，玉出藍田。且喜總沒交涉。」驀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會麼？三汲浪高魚化龍，癡人猶戽夜塘水。」

彌勒佛成開光，兵部達護法同眾將軍請上堂。「久雨不晴，彌勒布袋未及曬晾，今承諸大護法不昧靈山咐囑，隨處建立道場，捧佛日於中天，慈容儼降；瞻祥雲於八極，金碧騰輝。顯奇特中之奇特，展壯觀中之壯觀，三湘水面碧粼皴，七十二峰青突屻。不須彈指，樓閣門開；不用思惟，全身直入。於此明得，彌勒真彌勒，分身千百億；於此不明，時時示時人，時人自不識。」遂喝，云：「還會麼？婬房酒肆無拘束，柳巷花街自在游。」

兵部達公誕辰，請上堂。「佛法至要，非口所宣，以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故。然則官不容鍼，私通車馬，也要赴箇時節。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二千年前，釋迦老子一手指天、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云：『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。』於四月八日降生淨飯王家，也不出者箇時節。」又卓一下，云：「四十六年前，達公司馬於三月七日誕生，也不出者箇時節。」復卓一下，云：「四生十類，情與無情一齊成等正覺，也不出者箇時節。正當恁麼時，釋迦老子、達公司馬，情與無情，那箇在前？那箇在後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且將補衮調羹手，扶起如來正法輪。」下座。

小參。舉：「臨濟見僧來，舉起拂子，僧禮拜，濟便打。又僧來，濟舉起拂子，僧不顧，濟亦打。又僧來，濟舉起拂子，僧曰：『謝和尚指示。』濟亦打。」師曰：「一棒超佛越祖，一棒合水和泥，一棒全無巴鼻。若人辨得，天下橫行。」

沙彌戒期，悅吾王護法偕男全斌設齋，請上堂。問答畢，乃云：「欲行千里，一步為初。踏得著，穩坐家堂；踏不著，伶俜辛苦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著與不著，不離這箇。」卓一卓，云：「這一箇，那一箇，更一箇，且放過。不放過，增話墮。錯！錯！牛解耕田，驢便拽磨，一味平常，將人賺誤，入作無門。」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且就這路。」顧左右，云：「會麼？豈不見金翅鳥王當宇宙，一絲纔掛便超倫？」復舉：「藥山謂雲嵓曰：『與我喚沙彌來。』嵓云：『和尚喚他作甚麼？』山云：『我有箇折腳鐺子，要他提上挈下。』嵓云：『恁麼則與和尚出隻手也。』」師云：「師資會遇，如水投水，藥山、雲嵓，要且無禮。」

楚林上睿禪師住南雲光山毘盧禪寺語錄

師於丙辰年七月廿六日入山誅茆，初闢放光山，鼎建毘盧禪寺。至八月十六日，後閣升梁，上堂。舉：「世尊因地布髮撚泥，以待然燈。燈見，乃約眾退，以手指地曰：『此地宜建一梵剎。』時賢于長者遂拈莖草插地曰：『建梵剎已竟。』諸天雨華讚嘆云：『庶子有大智矣。』」師云：長「者全身擔荷，諸天滿口讚揚，總是口頭人事乎？似毘盧者裏現前檀越，四海高流共出隻手，同勷法社，為梁底為梁、為棟底為棟，甚生標格，十成壯觀。於此見得，全無蓋覆。其或未然，更聽一偈：一莖標豎遍山河，玉殿瓊樓不較多，金碧騰輝千古意，萬年福蔭祝檀那。」

入院，上堂。「入門一句，萬古徽猷，四海吾廬，孰分來去？住興化時，則有興化境界，門連城郭，送往迎來，旌旗處處填眸，金鼓時時入耳，戎馬為儔，推因話果；住毘盧時，則有毘盧家風，土面灰頭，和泥合水，樹樹松聲似樂，頭頭鳥語如簧，鹿豕為群，挐雲嘯月。且道：住城郭是？住深山是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有水皆含月，無山不帶雲。」

初樹毘盧佛像，上堂。「久雨不晴，惟恐爛卻法身；雲收日杲，特為拈出曬眼。有者道：『溪聲便是廣長舌，山色豈非清淨身？』正是迷己逐物，癡狂外走。有者道：『口吞佛祖，眼蓋乾坤。』儱侗瞞頇，無語話分。有者道：『毘盧有師，法身有主。』頭上安頭，嘴上加嘴。有者道：『佛身充滿於法界，普現一切群生前。』浮逼逼地座主見解。」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「者四種人，一齊按過了也。畢竟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」遂合掌，云：「南無清淨法身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。此是賓臺楊居士夫婦發心造的，汝等諦觀仰瞻，切莫妄想。」

學士徐公席珍入山相訪，陞座。「桃花浪暖，柳絮風和，魚龍變頭角之時，鸞鳳換毛羽之日。光山這裏，溪深路僻，土曠人稀，笑談罕遇高僧，傾倒難逢佳客。今者，仰荷學士臨筵，輝騰蓬蓽，不論選官、選佛，何分世、出世間？大哉！過量人能行過量事。山僧自揣涼德無可將呈，搜盡枯腸了無半字，只得捩轉達磨鼻頭，且向孔門出氣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敢問大眾：喜怒哀樂之未發已前，且道自己在甚麼處？」遂顧左右，云：「以我為隱乎？」驀拋拂子，云：「吾無隱乎爾。」便下座。

出隊歸，上堂。「出隊兩箇月，談玄口生澀。打失主人公，走卻甕中鱉。驀地入山來，烏俱饒舌。休饒舌，山自高兮水自闊。」

解夏，上堂。「布袋頭開，了無拘束，一任諸人橫肩拄杖、腰掛缽盂，長者天然長、短者天然短，不用續鳧截鶴，任他各赴時宜，管

甚萬里無寸草、出門便是草？但恁麼去，正是業識忙忙，無本可拘。縱使心如皎月、意似寒潭，直饒觸目光華，未免墮在毒海。去此二途，如何行履？芍藥花開菩薩面，棕櫚葉散夜叉頭。」

結冬，上堂。機緣不錄，乃云：「諸佛未出世，祖師未西來，眾生各自開堂，列聖何曾說法？及乎諸佛出世，祖師西來，隨緣有卷有舒，把定無高無下。若向諸佛未出世已前為人，墮在劫外；若向祖師西來後為人，落在今時；若向總不恁麼處為人，坐在淨潔地上。」以拂子擊香案，云：「會麼？夾路桃花風雨後，馬蹄無處避殘紅。」

臘八日，上堂。「釋迦老子二千年前臘月八日於正覺山前夜睹明星，忽然悟道，便大驚小怪，云：奇哉！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蓋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。光山要問黃面瞿曇：喚什麼作智慧德相？喚什麼作妄想執著？」驀豎起拂子，云：「者箇是妄想執著，那箇是智慧德相？」隨放下，云：「者箇是智慧德相，那箇是妄想執著？」良久，四顧，云：「幸自可憐生，汝等來者裏討什麼碗？」以拄杖旋風打散。

知縣徐機宜、州同吳天覺親師座下，躬為舂爨。一日索偈，師衝口曰：「知縣舂碓，州同燒火，大丈夫兒，無可不可。」又曰：「燒火舂碓，現前三昧，文殊普賢，成群作隊。」

兩序邈師像，小參。師云：「併卻咽喉唇吻，道將一句來。」僧云：「千尺寒潭清徹底。」師云：「浸煞你。」一僧云：「分明不用道。」師云：「分明底事作麼生？」僧便喝，師便打。一僧云：「清淨無瑕。」師云：「生也。」如如劉居士手舞足蹈云：「到這裏自歌自舞去也。」師云：「盤山會裏不是你。」乃曰：「千尺寒潭清徹底，真箇清淨無瑕；分明不用道，聞名見而一般題。自歌自舞去也，自起還自倒，併卻咽喉唇吻，畢竟如何道？」打侍者一下云：「要道有甚難？」

解制，小參。「五蘊山頭一段空，千紅萬紫艷芳叢，鴉鳴雀噪渾無定，沙界乾坤芥粒中。衲僧家，動若行雲，止猶谷神，行無行蹤，住無住相，東湧西沒，南湧北沒，中湧邊沒，淨裸裸、赤洒洒，沒可把，逢場作戲，隨緣即宗，水到渠成，風行草偃。且道：承誰恩力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寧可截舌，不犯國諱。」

姑蘇掃退翁祖塔歸，兩序請上堂。「去去實不去，吳門至此三千里；來來實不來，歸到洪山笑眼開。今朝再集毘盧寺，大地山河讚善哉。」良久，曰：「好大眾！且道讚箇甚麼？不是等閒，切須薦取。只如山僧往還七千里、離群十箇月，是有去有來耶？無去無來耶？若道有去有來，眼中著楔；若道無來無去，腦後添釘。畢竟如

何理會？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萬古長空風月在，一回相見一回新。」

臘八日，上堂。「凡夫實謂之有，聲聞析謂之無，緣覺謂之幻有，菩薩當體即空。且道世尊悟得箇甚麼？」一僧云：「正是時。」師云：「是甚麼時？」進云：「謾和尚不得。」師打云：「豈止差了一度？」一僧云：「有甚奇特？」師打云：「莫道不驚華。」又一僧云：「時節若至，其理自彰。」師云：「如何是自彰底理？」僧擬議，師打云：「花須連夜發，莫待曉風催。」乃云：「一九與二九，相逢不出手；三九與四九，騎馬冰上走。正當今日又且如何？釋迦老子一場沒興。何故？半夜三更不點燈，拈得鼻孔打失口。」

仰山順弗和尚率兩序入山設齋，請上堂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奪人不奪境？」師云：「雪下少人行。」「如何是奪境不奪人？」師云：「孤舟獨自橫。」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？」師打，云：「識得木上座也未？」「如何是人境俱不奪？」師云：「賓主相逢闔院忻。」乃云：「光山一路，曲磴千尋，溪深水急，壑聳雲凝，風雷有時動蕩，日月交互升沉，燒榾柮火、煮野菜根，終朝飽食噇眠，齒牙縫裏不曾咬著佛法兩字，這等無慚愧漢，只好向無人煙處緊靠枯藤。不意法兄和尚降重荒山，直得林泉起舞、蓬蓽生輝，正所謂大人境界，遇達者以恢揚；格外機關，待知音而顯露。不見谷泉訪慈明于福嚴，云：『片雲橫谷口，道人何處來？』泉云：『夜來何處火，燒出古人墳？』明云：『未在，更道。』泉作虎聲，明打一坐具，泉推明就坐，明亦作虎聲，泉云：『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，惟師繼得臨濟宗風。』大眾！二大老恁麼相見，雖則進以禮、退以禮，共扶臨濟綱宗，仔細看來，未免忉怛。某與仰山和尚相見，握手一笑而已。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？」驀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主賓坐立無回互，格外知音更有誰？」

除夕，示眾。曰：「三百六十日，年光忍浪擲，新舊作何顏？請君為指出。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不落新舊底面目？」師云：「春來岩谷花千朵，冬至乾坤玉一團。」乃曰：「一生參學，只看今日，參要真參，悟要實悟，徒尚口頭，終無利益。今時學者說不至此，爾等切宜深慮及此。正當今日，如何委悉？嶺外聲聲鑼鼓鬧，家家門首夜燒錢。」

元旦，陞座。僧問：「昨日舊年尾，今朝新年頭，新舊即不問，頭尾是如何？」師打，云：「拄杖子今日開封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萬象回春也。」師又打，云：「龍得水當添意氣，虎逢山合長威獰。」乃曰：「新年頭佛法有，釋迦老子徒開口；新年頭佛法無，維摩何必口盧都？」驀拈拄杖，云：「惟有者上座，不屬新、不屬舊、不屬有、不屬無，不帶枝柯，天然條直，雖存節目，豈借名

言？只因新年頭人事冗煩，於半睡半醒之間，人間天上、東土西乾，挈挈波波周行一匝，忽地撞著安樂山神，伸手把住，云：『汝與佛祖為師，要作人天標榜，無端亂走，圖箇甚麼？是為佛法而來耶？是為世法而來耶？若為佛法來，一切諸法由汝建立，何必沿路之遶？若為世法來，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，曷用又來至此？』拄杖子被這一問，直得無言可對、無禮可伸，滿而慚惶，通身愧竦，依然回到山僧手裏，穩貼貼地不敢則聲。山僧今日暫他出氣。」遂卓拄杖，云：「宇宙撐來須汝力，門庭扶起藉誰功？」拽拄杖，下座。

仰山頗弗和尚六旬誕辰，請上堂。僧擬出，師以拂子截住，云：「住，住！既是家裏人，那肯說客話？縱饒問似普慧雲興、答如普賢瓶瀉，亦未當諸人本分事在。曹溪路上二株嫩桂婆娑，承其蔭者雖有多士；天山門下兩座靈峰峭拔，造其巔者能得幾人？血脈綿長、兒孫烜赫，若論不才，奚當是選？蓋因客聽主裁，遂致轉身就位。既到今日，說箇甚麼即得菩提、涅槃、真如、佛性？祖意、教意是我從上諸祖颺在磕[打-丁+(天/韭)]堆頭底糞穢，主賓棒喝、玄要綱宗是我祝聖和尚尋常煎過的藥渣。」忽起身顧左右，云：「大眾還會麼？光山有箇倒數花甲底句子奉祝長兄和尚。」良久，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一歸不須歸，其法故不立。」便下座。

山主劉瑞甫居士轉般若藏經，請上堂。「一信斯門證入深，無邊罪業悉水清，頭頭法法皆營善，火裏蓮花色更新。瑞翁居士與予素昧，壬子仲春，予自江南至此，一見便能信人，至誠不息，無善弗為。至丙辰秋，樂施此山，建立十方道場，用嚴滿門福慧，漸次營繕，將成寶坊，仍就本山延請禪流轉《般若經》，以作將來菩提智種，為千生不昧正因。不聞經中云：『若有人聞此章句，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。當知是人不於一佛、二佛、三、四、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。』又云：『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。』」遂擊案召眾云：「畢竟如何是此經？釋迦老子說到者裏、瑞甫居士信到者裏、山僧舉到者裏、諸人誦到者裏，因甚只是不會？其或根器未醇，一時難於領略，卻請大眾從頭念過。」

大殿上梁，上堂。「這一片地，其來久矣，無高無下，無黨無偏，三世諸佛於此出身，歷代祖師于中建立。大眾切須薦取，莫待蓋覆將來；其或不然，別架層空樓閣去也。」驀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為棟為梁為柱石，當軒大座喜抬眸，法幢高豎毘盧頂，自有千峰拜下頭。」

師於丙辰春王六日居興化山房，閉關高臥，杜絕塵緣。時因風鶴，眾皆驚散，師若不聞，僧俗不忍棄去。至七月十八日，悅吾王居

士、子正劉居士、子良謝居士、新景李居士暨合縣眾等排闥而入，堅請出關，且曰：「佛祖大任，靖退小節，古人有語，師豈忘之耶？」師不獲已，從其所請。二十日，瑞甫劉居士偕男起仲、平山，季璇全，施古菴基一支、荒田數畝，永為香火之貲，用嚴滿門福慧，師欣然受之。於本月廿六日入山誅茅，在南雲之東南隅，去城三十里，曰西水之煙竹隴，群巒疊翠，景物無涯，勢若毘盧特起，列如千佛臨筵，氣鍾舜帝之九嶷，脈續神農之舊地，砂明水秀，虎踞龍蟠，萬有承趺，重重無盡，師命名曰放光山毘盧寺，并以偈誌，用垂不朽。偈曰：「地脈來由鍾帝里，天城環拱獻優曇，柴乾水便堪客錫，徑僻人頑且放憨。勢拔千峰攀莫及，昭回萬象僅同參，綿綿化母承趺座，法地清寧眾物安。」

楚林禪師語錄卷之一(終)

楚林上睿禪師住郢州潼泉山法興禪寺語錄卷之二

侍者等記錄

庚申歲五月廿日，師於武昌東嚴，受景陵護法吳延皋居士，同胡勉齋、徐穆峰二居士，暨雲杜紳衿、諸山碩德、木寺耆宿請，住郢州潼泉山法興禪寺。六月望日入院。
三門。「入門句子，一踏齊開。機關活潑，驗盡方來。」
佛殿。「靈山一會猶在，今古成群作隊。玉毫光燭萬八上，金色雲敷三千界。」
伽藍。「一回付囑，千載威靈。惟嚴惟護，乃聖乃神。」
祖師。「九年面壁，鈍置兒孫。一花五葉，天下欣欣。」
影堂。拈香，云：「有一瓣香，不肯妄自燒卻。何以？冤有頭，債有主。」便爇。
據室。揖挺拄杖，云：「用獅子爪牙的，那容翻躑？縱象王威猛的，正好鉤錐。天下衲僧一一須從者裏按過始得。」卓一卓，云：「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」
上堂。拈香云：「盤根錯節，聲價難酬。爇向爐中，供養始祖釋迦文佛，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，伏願八方歌有道，四海樂無為。」次拈香云：「遇賤則價重須彌，遇貴則分文不值。信手拈來，供養飲光以下，乃至開山繼席，遞代重興諸祖，悲願洪深，咸資恩力。此一瓣香，千枝競秀，奕葉傳芳。爇向爐中，奉為當期請主諸大護法、各山耆宿、諸大導師，常為濟世津梁，永作扶宗柱石。」末後拈香云：「根如木石，一任東拋西擲；葉似雲霞，隨處呈祥布彩。本自現成，那堪造作？爇向爐中，供養九座道場、十回說法，前住此山上俞下昭先老和尚，用酬法乳。」斂衣就座。則文大師白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云：「百雜碎了也。莫有向未舉槌已前承當者麼？請出相見。」則文大師問：「雷音乍聽，法雨先霑。勗初一機，請為宣示。」師云：「祖禰不了，殃及兒孫。」則云：「先師汗血，慶獲重光。」師云：「時危全賴弟兄賢。」則云：「恭惟和尚起居萬福。」師隨聲喝云：「爭敢囊藏獨善？」僧問：「人天普集，乞師垂示。」師云：「兩眼對兩眼。」進云：「悟則事同一家，不悟則萬別千差。是否？」師云：「你立地在甚處？」進云：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萬里無雲萬里天。」師云：「鏡裏看形覓總無，水中捉月怎拈得？」僧問：「提臨濟綱宗，秉天山正令，擊節當陽，請師舉唱。」師云：「日輪正卓午。」乃云：「潼泉水遠，鐵壁峰高，面迎紫氣層層，背負青山朵朵。法隨法行，法幢隨處建立。象王回顧處，花落重岩；師子返躑

時，草迷古路。提持向上宗乘，展演衲僧巴鼻。從前既有榜樣，向後別展規模。此山自孤標初建，諸祖重興，歲月遷訛，門庭冷落。然而仲舒橋一隊來、一隊去，度驢度馬；趙州柏一枝東、一枝西，打雨打風。人法境交加，聖凡情透露，主賓玄要，理事正偏。獨脫無依的，自然透頂透底；情存向背的，安能絕毫絕釐？」拈拄杖云：「若要此話大行，須還者箇上座。」卓一卓云：「動地聲光千古在，潑天門戶一時開。」復結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

次日，武昌洪山潤堂和尚請上堂。「法興打鼓，四大部州同參；洪山設齋，潼泉寺裏陞座。袈裟蓋覆乾坤，缽盂囊藏日月。諸仁各各有灶門樣張口，要且無啟處；有板門樣雙腳，要且無行處。若向者裏開得口、行得步，少間隨例餐饘子；若開不得、行不得，也終少他一分不得。何故？不見道：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」復喝一喝，乃舉：「法燈和尚云：『山僧本欲深棲巖竇，隱遁過時，只緣先師有未了公案，出來為他了卻。』睿也愚拙，祇合深棲業緣，逼拶將來，到處把茅隨分，不敢露布胸襟。今承京景鄂渚緇白高賢命住此山，展轉湖湘滇蜀，別無他意，亦因先師有則未了公案，也索為他了卻。且道先師公案作麼生了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斷金義在須同調，齒鏃機存賴後賢。」下座。

立兩序，上堂。「潼泉深邃地原高，四海群賢伴寂寥，痛念祖庭秋晚日，剎竿扶起在今朝。所以云：光揚法會，要是其人；建立化門，必資作者。楊岐兩箇燈盞，昭著千古；保壽一片生薑，辛辣萬年。」展兩手，云：「三世諸佛無不於此用心，歷代祖師無不於斯竭力。始終不易，可以攪長河為酥酪；表裏一如，可以變大地作黃金。」起身拱手，云：「伏望眾慈咸相贊化。」

誕先監寺，復一、勵行二副寺，請上堂。「即心即佛，頭上安頭；非心非佛，離波求水；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，無繩自縛。深慨近世禪流總不識些子好惡，守著箇定相門頭以為極則，腳跟下終朝煙雨濛濛，直饒當門按口寶劍與伊斬斷命根，一一教伊向父母未生前相見。若總不聽教詔，大有地頭安頓此人在。惟有雪珠床上申頭縮項的與賣生薑漢子聚首商量，也甚奇怪。解道近日湖南鹽貴米賤，到處叢林杓大碗小，拄杖子不在，苕帚柄聊與三十。何故？且放此話大行。」

竟陵廣德聶善人五旬誕後，請上堂。「一舉四十九，先行不到；五十以學易，末後太過。無量壽王隨處安樂，二六時中莫亂斟酌。聞聲不是耳，與觀音同一耳聞；見色不是眼，與文殊同一眼見；分別不關心，與普賢同一心知。處處超情越格，頭頭接物利生，說箇五

百一千，大似持螺添海、棒土培山。只如應時慶讚一句作麼生道？夏末桃方熟，秋初日正長。」
為懷亮院主除靈小參。「青山矗矗，綠水濯濯，郭公郭公，姑惡姑惡。天恁高，地恁博，何處可存元字腳？四方八面絕遮欄，誰肯無繩自纏縛？只如獨脫一句又作麼生？桑田滄海渾閒事，六月山房冷似冰。」
晚參。師問：「世尊不說說，迦葉不聞聞，已前事如何？」眾著語不契，請代語，師曰：「十八女子不穿裙。」眾亦不會，遂頌曰：「十八女子不穿裙，深宮靜夜少人行，玉容寂寞欄干倚，無限相思話不成。」
小參。舉臨濟上堂曰：「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。」語畢，師曰：「臨濟雖善作竊，收放自如。檢點將來，也是驢前馬後。」
晚參。舉臨濟如今更思一頓，誰為下手因緣？師曰：「人人盡道臨濟乃握閫外威權，者僧未具透關眼目，殊不知只消者僧道箇某甲下手，臨濟便膽戰心驚、手忙腳亂。」
小參。「結冬來，半月了，半月前不問你，半月後道將一句來。」一僧云：「待某甲禮拜和尚。」師便打，一僧曰：「山門前，佛殿後。」師云：「前後一齊收。」僧便喝，師便打，乃曰：「山門前，佛殿後，向上向下，全提半提，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德山棒，臨濟喝，是什破草鞋，總拈置一壁，畢竟如何？歸堂吃茶。」
開爐日星沙南雲毘盧監寺毓秀，同兩序率南雲眾檀護辦齋，請上堂。拈香祝聖畢，復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慣自寒灰發燄，常從暗裏抽條，能與佛祖為儀型，能與人天作津梁。第三回拈出，爇向爐中，供養報國堂上不識冷暖的嘯堂老和尚，用酬法乳。」維那白槌竟，問：「祖席蕭條，慶幸重開生面，選佛場中幾人得力？」師云：「大家出隻手。」進云：「萬象森羅，明明歷歷，如何是沙門眼？」師云：「瞎。」進云：「好手手中呈好手。」師云：「沒這閒工夫。」乃云：「爐韛宏開，鉗鎚惡辣，鋟鑄聖凡，揀選材器，主賓相見，須辯端倪，驀箚翻身，誠非細事。不見道：大凡舉唱宗乘，一句中具三玄門，一玄中具三要，有權有實，有照有用。時當像季，人多乾慧，那能入得這般門戶？潼泉這裏祇用一箇筋暴暴、骨稜稜、生鐵鑄就的拳頭，放開則和泥合水，從汝點頭；捏聚則大地無門，佛祖乞命。不捏不放，通袖過時，於此明得，正是塗中露布；於此不明，未具參學眼在。越格高流，如何話會？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臥龍纔奮迅，丹鳳便翱翔。」
小參。舉黃檗普請鋤地因緣畢，師曰：「維那扶起，有主有賓。臨濟道：『諸方火葬，我者裏活埋。』倚勢欺人。黃檗便掌，也是不奈船何，打破戽斗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臨濟上堂曰：『有一人論劫在途中，不離家舍。有一人離家舍，不在途中。阿那箇合受人天供養？』」師曰：「途中家舍，家舍途中。臨濟小廝兒，只具一隻眼。若人緇素得出，合受人天供養。如其不然，滴水難消。」
晚參。舉臨濟上堂，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語畢，乃曰：「臨濟大似阿修羅王，托動三有大城，藏入藕絲孔中。者僧膽大心麤，也能衝鋒直入，惜乎將成九仞之山，不進一簣之上。待臨濟纔恁麼道，即便呵呵大笑，臨濟縱有長處，也須滿面慚惶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世尊初生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云：『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。』雲門云：『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吃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』」師云：「有者道：知恩方解報恩。有者道：只有定亂之謀，而無出身之路。者一隊漢正眼看來，大似掉棒打月。雲門棒雖行，還知自己過麼？」
新開鐘板，示眾。云：「新鉗鎚，舊爐韝，火星迸處，眼疾手快。於第一槌下荐得，渾剛打就；於第二搥下荐得，生鐵鑄成；於第三槌下荐得，迥無背面。於中要選一員為首座，若人檢點得出，不妨兩手分付。」
當晚示眾。垂問：「潼泉一派，浪急源深，瓔珞撩天，珍珠撒地，魚龍莫喻，鶖鷁難窺，作何方便得與法興相見？」久無眾出，師云：「萬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撈摝始應知。」
起精進七，小參。拈拄杖卓一卓，喝一喝，曰：「德山入門便棒，立地要你搆去；臨濟入門便喝，鏟地要你會去。見汝諸人不會，卻入露柱去也。汝更擬議思量，帶累山僧在汝腳底。」又喝一喝。
上堂。問：「正值嚴寒，又逢冬至，如何是應時及節的句？」師云：「今日上堂。」進云：「昨日雨，今日晴，明甚麼邊事？」師云：「忙煞閻黎。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閒煞閻黎。」問：「五葉芬芳即不問，潼泉一派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不到滄溟勢不休。」進云：「大開爐韝，鍛煉聖凡，祇如不受煆煉的衲僧如何接待？」師云：「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。」進云：「百匝千重如何施設？」師提拄杖云：「一一在臨時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腳跟點地去也。」師便喝。問：「如何是隨波逐浪句？」師云：「你問我答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函蓋乾坤句？」師云：「無你出頭處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斬新條令句？」師云：「禮拜了退。」進云：「早是晴梅香撲鼻，一天春色滿皇都。」師云：「大好一聯詩。」乃云：「恁麼恁麼，金勒馬嘶芳草地；不恁麼不恁麼，玉樓人醉杏花天。不恁麼中卻恁麼，芳草地嘶金勒馬；恁麼中不恁麼，杏花天醉玉樓人。於此明得，落霞孤鶩齊飛；於此不明，秋水長天一色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千溪萬派源頭活，不到滄溟勢不休。」復舉：「洛浦見夾山不禮

拜，叉手而立，山云：『雞栖鳳巢，非其同類。出去！』浦云：『自遠趨風，請師一接。』山云：『此間無老僧，目前無闍黎。』浦便喝，山云：『住！住！切莫草草忽忽，雲月是同，溪山各異，坐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，闍黎怎教無舌人解語？』浦佇思，山便打。」師云：「洛浦只解慎初，不能護末，他既雲月是同，我便溪山各異，愁甚無舌人不解語？才見夾山恁麼道，便與掀翻禪床，豈不光前裕後？潼泉恁麼道，你道還肯諸方麼？」

小參。「滴水冰生，三世諸佛無出頭分，惟有普賢菩薩略較些子，汝等諸人向什處摸索？」一僧出，云：「日出後看。」師打，云：「一場懨懨。」一僧云：「竹密不妨流水過，山高豈礙白雲飛？」師云：「普賢菩薩在甚麼處？」僧擬對，師打，云：「眼見如盲。」僧便喝，師又打，云：「口說如啞。」乃云：「眼見如盲，口說似啞，擬問如何，劈頭便打，白日青天，之乎者也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臨濟道：『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，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，有時一喝如探竿引草，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。』」師喝一喝，云：「且道者一喝是金剛王寶劍？是踞地獅子？是探竿引草？是一喝不作一喝用？」師召眾云：「還有道得者麼？如無，山僧自道去也。」便喝。

小參。「[感*鳥][感*鳥]鳥，[感*鳥][感*鳥]鳥，終朝兀兀栖煙島，腳下魚行總不知，耽耽只視池塘草。守到天昏地黑時，空腹高心飛去了，知他何處是歸林？前路茫茫添懊惱，知是魚形是蚌形？傷哉！惜哉！如何好？好好好！爭免山禽舌噭噭？」

早參。僧問：「如何是空如來藏？」師云：「道什麼？」「如何是不空如來藏？」師云：「念千念萬。」「如何是空不空如來藏？」師豎起竹篦，云：「你喚這箇作甚麼？」舉：「祖師云：『第一句薦得，堪與佛祖為師；第二句薦得，堪與人天為師；第三句薦得，自救不了。』」師云：「恁般說話，皆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談。山僧且不然，第一句薦得，好肉剜瘡；第二句薦得，捏目生花；第三句薦得，簸土揚塵。舉起也，天回地轉；放下也，海晏河清。不舉不放，畢竟如何？」一眾默然，師曰：「蝦蟆窟裏打坐。」

早參。「今朝三月一，光陰真可惜。春山遠若眉，春雨濃如汁。春日不曾晴，春色從何覓？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潦倒靈雲見不全，桃花幾陣空狼籍。」

因雪，上堂。「千峰捏聚，萬派凝流，鳥獸戰兢兢，飛走迷路；魚龍活潑潑，騰躍無門。釋迦老子飲氣吞聲，文殊、普賢藏身露影，觀世音菩薩、大慈悲菩薩雖有熱肚腸，嘴也沒處插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惟有這上座略較些子。且道這上座有什長處？」卓一下，云：「日出後看。」

竟陵晞翁吳護法遣使為先和尚送塔金入山，上堂。問：「我手何似佛手？」師云：「終日拈香運帚。」「我腳何似驢腳？」師云：「高低步步踏著。」「人人有箇生緣，如何是某甲生緣？」師云：「我知你是齊昌人。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三段不同，今當第一。」乃云：「江月照，松風吹，永夜清霄何所為？釋迦示寂，露雙趺于擴外，到底婆心未歇；臨濟垂死，滅正眼于驢邊，至今毒氣猶存。丈夫氣概合如斯，吾師但唱雪花飛，渾身骨肉冷如銕，不遇知音不解頤。」以兩手呈書，顧眾云：「祇這箇便是知音，一切成現，不用周由者也。孰效代宗索樣，國師胡亂指呈，帶累後代兒孫湘南潭北描畫難成，至令琉璃殿上果無知識。汝等要見無縫塔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佛祖於中藏不得，天人萬古共瞻依。」

師在塔頭，同野潛、居寧、運機三大師圍爐，行者以手過茶，遂戲之曰：「箇是一夥不上臺盤的漢。」因而為題，各各衝口說法。師云：「阿哥不上臺盤，諸弟何由見客？大丈夫豈肯畏刀避箭？一齊推向堂前，播弄一場家醜。」舉盞云：「箇盃茶幾人吞吐得下？若非咽喉龍侗、舌覆梵天的漢子，鮮能知味。」遂撲碎盞子。

比丘戒期，竟陵圓智、一念二道人設齋，請上堂。問：「寶座當軒即且置，今朝說戒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一超直入如來地。」進云：「高沙彌不登壇便云具足，憑何道理？」師云：「是伊不借他人力。」進云：「必定得何三昧？」師云：「東廊上上，西廊下下。」進云：「現前新戒與高沙彌還有優劣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優則總優，劣則總劣。」進云：「不優不劣又作麼生？」師便打，云：「與汝羯磨竟。」乃云：「滴水冰生，風高月冷，黑漆拄杖未嘗騰踏諸方，碧眼胡僧終日圍爐瞌睡，那來佛法二字涴人胸臆？今因圓智、一念二道人揮金辦供，請陞此座。」擊拂子，云：「他既家珍托出，我當寶藏洞開，名香萬品先抱旃檀，大寶千般必求如意。得之者，戒不持而自潔，行不修而自圓，以之報君親則祚壽彌昌，以之廕子孫則福德綿遠，為無為，益無益，梯航九有，津濟四生，皆出乎當人固有，初非假於他術也。山僧恁麼道，已是花鋪錦上，拄杖子更要多處添些。」隨卓一下，云：「香國持來飯一團，馨香百味力充然，大乘即此為前導，海口難將福德宣。」

葛八菩薩戒期，安陸府三閒、穎石二閽黎同合郡諸山並卓居士設齋，請上堂。師云：「內不放出的，固守珍奇；外不放入的，耽著嬉戲。從來不隔絲毫，特地關山萬里，依他門戶傍他牆，不曾踏著逕截路。不見釋迦老子於今日夜睹明星，忽然大悟，便云：『奇哉！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蓋因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』汝等還曾恁麼一回也未？如或不曾，山僧為汝指出：第一、不得情存聖解；第二、不得語滯凡情；第三、不得奇特商量；第四、莫行半

懷常實；第五、不得總不恁麼；第六、不得夾帶將來；第七、不得錯過目前；第八、不得認著自己。出得如許閒門破戶，自然踏著通天大路，便與三世諸佛、歷代祖師把手同行，一花一國土、一葉一釋迦，主伴重重，十方普會。」遂高聲喝曰：「更有殊途異轍者，吾弗信也。」

立春，小參。「蟄戶未開，龍隱深潭護彩；韶華初轉，鳳回大地舒光。一句了然，千途頓徹。萬卉芬芳時，化母何嘗用力？眾流截斷處，環中豈是停機？花生峻嶺，香散幽嵓，處處和風拂面，人人常光現前。覿體無私，那容避諱？莫守閒田荒草，自然應節及時。正當今日又作麼生？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春色滿園關不住，一枝紅杏出牆來。」

楚林禪師語錄卷之二(終)

楚林上睿禪師住郢州潼泉山法興禪寺語錄卷之三

小師等記錄

示眾。「至道無難，惟憑息見。祇此息見二字，是斷生死根株底刀子。何以？你若不作生死見，何處得有生死來？有般底認著未開口已前是主，開口後是賓。既認著未開口時是主，豈不是死見？認著開口後是賓，豈不是生見？未開口已前，無問無答，無見無聞，豈不是屬無？已開口後，有問有答，有主有賓，豈不是屬有？若恁麼分別，有無俱在，生死全張，正落在斷常坑裏，如何叫做了生脫死？我且問你：未開口已前，賓在甚麼處？既開口後，主在甚麼處？正恁麼時，莫是賓主歷然麼？若你何者是你自己，莫見恁麼道，便云：二邊俱不著，中道不須安。逢人便喝，逢人便打，謂之洒落不認物。又將古人卻物為上，逐物為下之句為証。若恁麼，二邊中道總成心外之法。汝所認者，即是法外之心，轉見不堪。不見退翁師祖道：『要去佛見，莫以靜處為是；要去眾生見，莫以鬧處為非。』所以，我去歲在毘盧除夕，曾作偈示蘊書記曰：『日日日是三十日，時時時是未生時。今日大年三十日，來朝元旦拜年時。』還會麼？如不會，只須自著精彩，別人替你不得，莫只認名、認相、認言語。古人只叫你體會大道，不曾叫你認著一切轉加生死。須知師家一言半句借路逕過，他不作箇解會，他不將實法繫縛人。潼泉恁麼道，已是惡口罪過不少，言多則去道遠矣。待汝打破蔡州城，殺卻吳元濟時，再來與汝商量。久立，珍重。」

除夜，兩序請上堂。舉：「北禪賢禪師小參，云：『年窮歲盡，無可與諸人分歲，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、炊黍米飯、煮野菜根、燒骨柮火，大家喫了唱村田樂。何故？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，剛被時人喚作郎。』便下座，歸方丈。至夜深，維那入方丈，云：『縣中有公人勾和尚。』禪曰：『作什麼？』那云：『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。』禪遂捋下頭帽擲在地上，那便拾去，禪跳下禪床，攔胸擒住，叫云：『賊！賊！』那將帽覆禪頂，曰：『天寒，且還和尚。』禪呵呵大笑，那便出去。時法昌為侍者，禪顧昌云：『這公案作麼生？』昌云：『潭州紙貴，一狀領過。』」師云：「北禪私宰耕牛，惹人聒噪，雖然膽潑，未是好手。若無一箇頭帽，不知將底完事。潼泉這裏年窮歲盡，亦無可與諸人分歲，只是煮瓔珞粥、烹野菜根，大家喫得飽鼻鼻地，彼彼山中人共說山中話。雖然，有頭水牯牛從不曾將眼覷著，任他山頭山尾、溪東溪西，有時耕雲犁雨、帶水拖泥，有時高臥煙霞、藏頭斂尾，不須照顧，那假鞭

繩？」擊拂子，高聲召眾，曰：「還見麼？頭角崢嶸芳草地，皮毛交互月明中。」便下座。

安陸府三閒閣黎元旦設齋，請上堂。拈香祝　聖畢，就座。舉：「香嚴閒禪師曰：『去年貧，未是貧。今年貧，始是貧。去年貧，猶有卓錐之地。今年貧，錐也無。』洞山文和尚曰：『去年富，不是富。今年富，始是富。去年富，祇有一領黑黲布褊衫。今年富，添得一件百衲山水袈裟。歲朝抖擻呈禪客，實謂風流出當家。』」師云：「二大老，一人誇富，一人張貧。彼此異趨，互分途轍。潼泉也不富，也不貧。天高地厚，日月齊明。祇餘一頂袈裟在，遞代相傳無舊新。信手拈來撩亂搭，忍辱柔和似不曾。法王寶座親登陟，為祝　皇王億萬春。」拈拄杖卓一下，曰：「此是祖花孫重，父業子承。且道還有欣誇也無？」喝一喝，曰：「四海浪平龍穩睡，九天雲盡鳳高騰。」

辛酉人日，毘盧瑛監寺設齋，請小參。舉：「雲門道：『直得盡乾坤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，不見一色始是半提，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。』作麼生是全提的句？」一僧云：「不得春風力，怎見百花香？」師云：「猶是轉句。」一僧云：「掀翻海嶽求知己，撥轉乾坤見太平。」師豎起拂子云：「試向這裏撥看。」僧一喝，師云：「何曾撥得？」一僧出，禮拜歸位，師云：「大似真。」乃曰：「瑛監寺去歲發心欲於元旦辦齋，山僧不許，初二、初三亦不許，那至人日？昨夜知客來報：『明日要請上堂。』山僧曰：『我這裏正徹困，上甚麼堂？』再乞不已，許他小參。一夜思量無啟口處，至早粥後供過，童子謂曰：『已掛小參牌了也。』我曾問副寺師：『如何是小參？』寺曰：『吃粥。』『如何是大參？』寺曰：『吃飯。』山僧道：『只恐不是玉，是玉也大奇。』乃問童子：『汝作麼生會？』童曰：『是真底。』山僧便劈面一掌，童忙然，山僧叱曰：『去！』童便珍重去。且道淆訛在甚麼處？於此明得，全提半提自知下落，乃至德山棒、臨濟喝、柏樹子、麻三斤、乾矢橛、俱胝指、石鞏弓，一一如觀掌果。於此不明，咫尺之間何啻千里萬里？」復舉：「本仁禪師上堂曰：『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，何故？且聲不是聲、色不是色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聲不是聲？』仁曰：『喚作色得麼？』『如何是色不是色？』仁曰：『汝喚作聲得麼？』僧作禮，仁曰：『且道為汝說、答汝話？若向者裏會得，有箇入處。』」師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「機輪轉處誰堪委？縱是張良恐損神。」又卓一卓，下座。

如城托缽，小參。舉：「阿難入廛托缽，世尊曰：『當依七佛儀式。』阿難問曰：『如何是七佛儀式？』世尊喚阿難，阿難應諾，

尊曰：『托缽去。』」師舉畢，乃大咳一聲，眾罔措，復曰：「若更問如何是七佛儀式，待歸來時為汝說破。」

普度寺西印闍黎領周新宇、唐玉卿、嚴美吾、袁玉林居士設齋，請上堂。師曰：「有情之本，依智海以為源；含識之流，總法身而為體。識得此體，聖凡一體；識得此源，河海一源。其或不然，未免為蛇添足去也。」拈拄杖卓一下，曰：「男兒自有衝天志，不向如來行處行。」

解制，上堂。問：「東風拂盡凍雲天，春在枝頭眾鳥喧，百匝千重即不問，衝關奪角請師宣。」師云：「一任輕帆過洞庭。」進云：「教中道：『若謂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為謗佛。』和尚即今是有說耶？無說耶？」師豎起拂子。進云：「恁麼則嘗憶江南三月裏，鷓鴣啼處百花香。」師云：「且緩緩。」乃云：「今朝正月半，打鼓普請看。一日三上堂，分明呈舊面，露柱掛燈籠，山門穿佛殿，嶺梅造次開，池水斟酌泮，萬別與千差，吾道一以貫。」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放出南山白額，驚散狐狼野干。」拈拄杖，下座。

慧明大德為師亮如五旬誕辰，請陞座。喝一喝曰：「於此明得，其壽也廣，其德也隆，其福也厚，其孝也至。三世諸佛無不於此度生，歷代祖師無不於此說法，天下老和尚無不於此建立宗旨，乃至接引後昆老幼貴賤男女僧俗無不於此立命安身，受用自在。一切智智清淨，無二無二分，無別無斷故。釋迦老子說到這裏，已是隨波逐浪。山僧不妨多處添些。」擊拂子曰：「雲外已來硃頂鶴，庭前久立翠髯松。」

竟陵廣德聶善人請陞座。「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五蘊空處用無盡，用無盡處力有餘，力有餘處生死滅，生死滅處眼中楔。眼中既不容楔，則無戲論之法，亦無驚異之談，湛寂虛凝，了無依倚。雖居塵勞火宅，恒修般若正因；雖處窮谷深山，不捨度生之念。一毫頭上分身，萬象叢中獨露，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，大中現小，小中現大，上合十方諸佛同一慈力，下合一切眾生同一悲仰。雖然如是，要且不是衲僧行履處。且如何是衲僧行履處？」以拄杖架肩，云：「椰栗橫擔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。」便下座。

辛酉仲春十三日，為先老和尚小祥，陞座。拈香曰：「此一瓣香，以萬丈廬山為其始，高厚莫及；以千仞黃鵠為其終，寬廣有餘。爇向爐中供養，孤危不立、道出常情嘯堂大和尚。」斂衣就座。曰：「去年今日實不去，捻指光陰三百日；今年今日實不來，相將攜手上花臺。殷勤報與諸禪客，現成面目莫疑猜。作麼生是現成面目？」良久曰：「萬古長空風月在，一回相見一傷神。」

竟陵紫芝菴又唯、襄仁二當家，同非隱法師設齋，請上堂。乃云：「窮玄究妙，徒費精神，向上提持，望空啟告。二途不涉，誰是知音？棒喝交馳，難為作者。直饒迦文始祖四十九年橫說、豎說、廣說、略說，頓、漸、偏、圓、秘密、不定，皆為逗機之談，未是真實之說。」遂拈起拄杖曰：「看！看！偏也，圓也，頓也，漸也，是秘密，是不定。」隨卓一卓，「三段不同，收歸上科。」

上堂。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「恁麼會得，正是眼中撒沙、耳裏注水；不恁麼會，亦如敲冰索火、緣木求魚。潼泉恁麼道，何異身外尋身、夢中說夢？誰知道無迷悟，發證由師，運萬行之因、華嚴一身之極果，或尋師於窮谷、或禮友於市廛，循途覺尊，漸進知尊，直須燒卻青龍鈔，始解呵佛罵祖，不惜桶底脫，自然蓋地函天。」乃大喝一喝，云：「還會麼？出群本是英靈漢，敵勝還他獅子兒。」

晚參。「六祖云：『非風動，非幡動，仁者心動。』曾覺云：『非心動。』」師曰：「既非風、幡、心動，畢竟作麼生動？」一僧云：「現成行貨，不欠分文。」師展手，云：「布施一文來。」僧禮拜，師打，云：「元來將不出。」良久，乃曰：「非風動，非幡動，等閒藉沒空王俸；是風動，是幡動，蛇死從來須活弄。曹溪路上覓疏親，勸君莫作辰朝夢。」喝一喝，曰：「前路艱危，伏惟珍重。」

丙午仲夏，雲南沅江府駐鎮總戎王公起龍、太守潘公士秀請師就本郡萬德禪寺為四眾說三檀大戒畢，仍請陞座。問答竟，師乃豎起拄杖招眾曰：「看看，自從威音王那畔更那畔，無有威音王名字，卓有這箇，頭頭無礙、法法全該，不用思量，十分成現，及至拈花微笑、畫樣起模，斷臂安心、分枝布葉，今日落在萬德手裏，了無顧惜。」卓一卓曰：「恁麼放去，如天普蓋。」又卓一卓曰：「恁麼收來，似地普擎。」連卓兩卓曰：「不收不放，地厚天高；全放全收，天迴地轉。離此四句且作麼生承當？」良久，乃大喝一喝云：「你若肩背有力，盡情擔取去。」復舉：「僧問乾峰：『十方婆伽梵，一路涅槃門，未審路頭在什處？』峰以拄杖畫一畫曰：『在這裏。』」師云：「可惜一路涅槃門被乾峰一時畫斷，不但這僧踏腳不上，至令十方婆伽梵進退無由。若問萬德：『路頭在什處？』但向他道：『看腳下。』若是眼清腳健底，敢保得路便行。後來這僧舉似雲門，門曰：『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觸著帝釋鼻孔；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。』雲門慈悲，特殺八字打開，叵耐這僧依然不能入作。」召眾云：「還知麼？二大老總被這擔板漢一齊看破了也。且道：畢竟路頭在什麼處？咄！平地上抬腳不起底有甚麼限？」便下座。

晚參。「未跨門閫限，早與三十。已入門來，合喫多少？」僧才出，師便打。僧一喝，師又打。一僧曰：「早已喫棒了也。」師曰：「把髻投衙。」僧一喝，師曰：「蝦跳何曾出得斗。」

上堂。「佛法二字，匙挑不上，筋攪不開，風吹不入，雨洒不濕。孤迥迥，活潑潑，取之無能，捨之不得。有時遍天涯而無朕跡，有時無朕跡而遍天涯。不是神通妙用，亦非法爾如然。脫下貼肉布衫，頭頭赤體全提；不坐百尺竿頭，著著渾彰大用。向赫日裏崩雷，晴空中走電。斷大小乘於井索錢貫，塞有無漏於笊籬木杓。透聲色於聲色，超死生於死生。水到渠成，風行草偃。正恁麼時，如何受用？」喝一喝，曰：「打麵還他州土麥，唱歌須是帝鄉人。」

為新戒，晚參。拈起拄杖，曰：「看！看！過去諸如來，斯門已成就。」左邊卓一卓，曰：「且向這邊立。未來修學人，當依如是學。」右邊卓一卓，曰：「且向這邊立。現在諸菩薩，今各入圓明。」中間卓一卓，曰：「且向正中立。」豎起拄杖，曰：「更有一人居何位次？識得此人，不但一生參學事畢，抑令戒體當處圓成，便能截生死流、登無為岸，梯航九有、津濟四生。」隨擲下拄杖，云：「佛子住此地，則是佛受用。」

晚參。拈拄杖扣空，云：「敲空作響，誰是知音？」復擊禪床，云：「擊木無聲，徒勞側耳，嚇得無位真人七顛八倒，扶也扶不起、把也把不定。試問諸人：如何與伊作主？妃無，山僧今日失利。」

上堂。「一九與二九，相逢不出手。三九與四九，騎馬冰上走。撞著跨虎豐干，笑我衣穿露肘。滿面慚惶忍不禁，急喚春光早回首。柳漸舒眉，桃漸開口。萬卉敷榮，眾竅哮吼。文殊普賢，齊奔競走。咄咄！休奔走。此身已在長安，莫問咸陽到否。」

法華寺法印闍黎五旬初度設齋，請上堂，乃曰：「初二日已前，囫圇無縫罅；初二日已後，洞達沒遮欄；正當初二日，八面靈瓏，十方通暢。進一步，日照寒光澹；退一步，山遙翠色新。折旋契其祖意，俯仰順於時宜，大好恁麼時節，何妨多處添些？潼泉本色住山，毫無蓄積，豎劈洞山貼秤底橫織段錦，文義交加；細披雲門奉持底高飣滿盛，滋味具足，三世諸佛、歷代祖師一總吞吐不下。山僧親從神通大光明藏來，有箇方便，使天下衲僧領文義於光彩門頭、識滋味於舌根之下，這般說話也是慶讚因齊。祇如不落數量一句作麼生道？」驀豎拂子，曰：「清光恒遍炤，天命又重新。」揮拂子，下座。

佛成道日說菩薩大戒，景陵圓智道人設齋，請上堂。「黃面老人昨夜三更失卻火，天明起來失卻井，上大人全無依倚，丘乙己沒處躲根。爾小生孟孟浪浪，何曾知覺？行者起來，敲鐘伐鼓，截路攔

街，山僧大步連忙趕上，一手和贓捉敗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聲聞、緣覺、諸佛、菩薩，民非水火不生活，日用現行一一皆從這裏去。贓物既在，你敢大膽？既到公堂，且作麼生判斷？」復喝一喝，云：「可知禮也。」

師到德山訪，山學和尚當日率武陵眾居士請上堂。問：「大振宗風即不問，威音那畔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且過這邊著。」進云：「水向石邊流出冷，風從花裏過來香。」師云：「那裏得者消息來？」僧禮拜，師棒，云：「切忌錯承當。」乃云：「衲僧行履，若片雲舒卷無心；道者家風，似野鶴飛騰絕跡。掀翻海岳，未遇賞音；掇轉乾坤，欣逢知己。制毒龍、調正象，有我法兄和尚；提正眼、振頹綱，直接德山老人。某暫到來，命陞此座，辭既不獲，只得客聽主裁。若論佛法，豈肯唐突大眾？」乃拈拄杖，卓一卓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只有天在上，更無山與齊。」

景陵胡夫人五旬誕辰，請上堂。「漠漠水田，白鷺類之弗齊；陰陰夏木，黃鸝混即知處。法身無相，南山翠聳千尋；法眼無瑕，東海碧澄萬丈。塵塵華藏莊嚴，剎剎寶王國土。於斯明得，自他不隔毫端；於斯未明，始終不離當念。祇如慶祝一句畢竟作麼生道？九皋鳴鶴聲聞遠，雙桂齊榮日月長。」

晚參。「佛之心，天高地厚。祖之髓，源遠流長。」良久曰：「還見佛祖心髓麼。」擊拂子一下。「自從春色來嵩少，五葉芬芳香到今。」

元旦，上堂。拈香祝　聖畢，以拂子點空，曰：「元旦舉筆，萬事俱吉。一毫端上，文彩全彰。百億山河，花攢錦簇。湖南北龍吟霧起，澥東西虎嘯風生。明良歌有道，喜起贊無為。雨暘時若，物阜民豐。使天下強項禪流，人人唱箇過頭大諾。展胸懷，拓機用，朝宗萬派，電卷千機，總在今日發其端，濟其美。」乃喝一喝，曰：「但願春風齊著力，一時吹入我門來。」

解制，玉卿蕭居士設齋，請上堂。「諸方或有禁冬而放夏、或有禁夏而放冬，雖然各取時宜，未免榮枯有異。潼泉從來以乾坤為爐韝、以山林作炭擊、以三光為火星、以四時為鎚煅、以佛祖為軌範、以凡聖為淬礪，直須鎔盡規模，方堪人作。結時何曾雙手拽得入？解時何嘗盡力推得出？縱饒恁麼擔荷得去，正是搖櫓釘樁，未具參學眼在。設有伶俐衲僧別資一路，撩起便行，三千里外也被潼泉拄杖子穿卻鼻孔。」卓杖，下座。

楚林禪師語錄卷之三(終)

楚林上睿禪師住北京慈明寺一門語錄卷之四

小師悟旭等記錄

康熙二上一年壬戌五月十日，師在郢州潼泉山，受島國公兵部達護法等請。至癸亥四月四日，同鄰城眾護法檀越、諸山耆宿迎請入院，指
山門云：「廣大慈門，十方洞廓，且喜到來，步步踏著。」
佛殿。「六載槁木死灰，五時奔雷掣電。雖然名貫古今，怎似一回覿面。」便爇香。
伽藍。「我無汝不立，爾無我不靈，驀地相逢著，撫掌笑欣欣。」
祖師。「危坐堆堆，分疏不下。家裏人來，何須客話。」
據室。「諸佛出身處，東山水上行。薰風自南來，微涼生殿角。一人如龍得水，一人似虎靠山。若到慈明這裏，直教一時按下。何以？不見道：齊之以禮。」
當日，兵部達公護法證中設齋，請上堂。拈香云：「此一瓣香，不假栽培，天然尊貴，爇向爐中，供養本師釋迦牟尼文佛、飲光以下諸大祖師，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！萬萬歲！滿朝文武、闔國官僚，祝一人同乾坤之高厚，願百辟齊日月之光輝。」次拈香云：「錯節根盤大地，傲霜枝蔭人天，奉為當期請主諸大檀護、諸山和尚、耆德高賢，常為濟世津梁，永作法門柱石。」末上拈香云：「此一瓣香，名無能名，狀何可狀？有主有賓，絕偏絕黨，箇是第四回拈出，供養黃鵠峰前寶通堂上獻堂先老和尚。」斂衣敷座。普明和尚臼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云：「清滴滴，白寥寥，筋攪不開，匙挑不土，出格高流，願觀勝作。」問答畢，迺曰：「道無南北，遇緣即宗；事少安排，隨時合度。坐微塵而不窄，行沙界以非寬。有時獅子嚬呻，春日照開芳草綠；有時象王回顧，香風吹盡落花紅。本絕功勳，寧存軌則？」驀拈拄杖曰：「你道因甚得到恁麼田地？」隨卓一下，云：「豈不聞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？」復舉：「臨濟和尚初住河北，謂普化、克符二上座曰：『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，汝二人可成褫我。』二人珍重下去。三日後，普化卻上來問：『和尚三日前說甚麼？』濟便打。三日後，克符上來問：『和尚三日前打普化作甚麼？』濟亦打。」師云：「臨濟正令雖行，未免放過一著。若於珍重便行處，更與劈脊一頓，免致後代兒孫向三日前後躲根。新慈明亦欲於此建立寶通宗旨，料諸上座向未開口已前一一領得，決弗以前後成褫、下去上來，更費山僧氣力。」隨喝一喝，曰：「但願東風齊著力，一時吹

入此門來。」普明和尚結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下座。
兵部達護法證中誕辰，請上堂。僧問：「昔日南方行正令，今朝北地又重宣，不居南北底請師舉示。」師云：「一著高一著。」進云：「憑將日月為天眼，托出須彌作壽山。」師云：「一步闊一步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碁逢敵手方云妙，琴遇知音始見高。」師云：「誰是知音者？」僧作禮，師便打。良久，大喝一喝，曰：「天不能蓋，地不能載，無量門開，如意自在。柳眼細而仰窺，煦日青連瑞靄；桃煩嫩而常笑，春風紅映韶華。龜巢蓮禁以遐齡，鳳集桐花而振羽，雲飛錦段，泉溢瓊膏，四方仰德趨仁，一出光前裕後。正當今日，如何分付？」連喝兩喝，曰：「好將整頓乾坤手，扶起如來正法輪。」
達護法奉命湖廣敕封祐聖真君并酬佛德，請上堂。「欲行千里，一步為初。初步若正，千里萬里一總不曾踏在岐路。無邊剎海，自他不隔毫端；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當念。腳跟卜 頓超階級，心地上長放光明。其中有箇漢，不居家舍，不戀途中，不尚名聞利養，惟期濟拔含靈。一向信口道，言言中節；一向信步行，步步通途。上與十方諸佛同一慈力，下與六道眾生同一悲仰。置之廟堂，則元首明而化日舒長；處之帷幄，則股肱良而仁風溥遍。君臣道合，萬國咸寧，賓主和融，十方同聚。有時為如來使，則定慧兼資；有時秉闍外權，則殺活並運。鶻眼龍睛，莫能窺其作略；星馳電捲，詎堪擬其指揮？」驀豎拂子，召眾，曰：「還會麼？要識千古英雄，請看現前標格。」拋拂子，下座。
示眾，拈拄杖曰：「黑漆杖子，不資餘力，孟孟浪浪，穿過三世諸佛鼻孔。既在山僧手裏，你也沒量罪過，我也沒量罪過。有向釋迦老子出氣不得處，道得箇轉身句，此人當日日燒楓香供養伊。」良久曰：「白雲盡處是青山，行人更在青山外。」
內院顧太夫人對靈小參。良久，召眾，曰：「還會麼？箇是太夫人葉落歸根、回身安養的時節。於茲會得，蓮邦佛國驗在目前，不須他覓；其或未然，重添註腳去也。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看，看！曠大劫來，威光赫奕，覿體全真，透頂透底，絕毫絕釐，在境則安富尊榮，在己則謙恭慎淑。茲是太夫人之本有，靡假於飾辭，所以臨岐上路，撒手便行。其來也，如雲出岫；其去也，似水歸溟。處生死流，驪珠獨耀於滄海；踞涅槃岸，桂輪孤朗於碧天。在在無情有應，隨隨普現色身。」復召眾，曰：「且道是什麼人得恁翛然受用？不見道：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。」便拋拂，下座。
小參。舉讓祖打牛打車語畢，拈竹篦召眾曰：「畢竟打牛即是？打車即是？」眾著語不契，請師指示。師良久，問眾曰：「會麼？」

眾曰：「不會。」乃云：「打牛也穿卻鼻孔，打車也穿卻鼻孔，總不恁麼也穿卻鼻孔。」眾擬議，師以竹篦一齊打散。

師五旬誕辰，證中護法夫人趙氏、法名德正，率眾檀護請上堂。拈香祝聖畢，迺曰：「釋迦牟尼世尊纔生下來，用手指天地，周行目顧曰：『天上天下，惟我獨尊。』咄！七佛已前一段人事暴露盡矣。縱有盡力維持者，還蓋覆得麼？雖然，事無一向。」隨拈起拄杖，云：「凡夫實謂之有，則被有礙；聲聞析謂之無，則被無障；緣覺謂之幻有，則被幻惑；菩薩當體即空，則被空瞞。且道衲僧分上喚作甚麼？」隨卓一下，云：「扶過斷橋水，伴歸明月村。」便下座。

維新洪公護法受職，請上堂。機緣不錄，迺云：「未達境惟心，起種種分別；達境惟心已，分別即不生。」拈拄杖，曰：「者箇是境，作麼生分別？分別與心境是一耶？是異耶？到這裏，正如一團猛燄，觸著則燎卻面門，那容你說一說異來？果能提起便知、把得便用，則無欠無餘、全尊全貴，建法幢、立宗旨，父作子述、綱舉目張，可以展佛祖襟懷、可以挈人天命脈，更有甚麼承當不盡底要別人贊助？且如何是本分一句？一副肝腸懸魏闕，十分光彩耀寰區。」

佛像開光，啟建華嚴祝　國祐民道場，兵部達護法率眾設齋，請上堂。「達磨不來東土，二祖不往西天，人人常光現前，箇箇壁立萬仞。釋迦老子因甚倩人點眼？若向這裏道得一轉，許汝眼光爍破四天下，便可同遊華藏世界、共坐菩提道場。主伴重重，極十方而齊唱；圓音落落，該塵剎以頓周。有世界以莊嚴而為佛事、有世界以香飯而為佛事、有世界以音聲而為佛事、有世界以寂默為佛事、有世界以苦行為佛事、有世界以平等為佛事，乃至嬉笑怒罵、寂默忘言，無不皆是海印發光、般若流寓。以此真機、以此妙用，祝延聖壽，利益檀那，同沾錫土之恩、共沐垂裳之化，三草二木咸遂敷榮，九有四恩悉能酬報。此皆一人有慶，是以兆民賴之。且如何是太平無象底句？」喝一喝，曰：「四海浪平龍睡穩，九天雲靜鶴飛高。」

上元華嚴道場圓滿，刑部唐護法設齋，請上堂。「今朝正月十五，在處槌鑼擊鼓，剔起一碗蓮燈，照徹虛空肺腑，突出鬼面神頭，大地村歌社舞，頭頭華藏莊嚴，不用行尋墨數。便恁麼去，有耳共聞；卻恁麼來，有目咸睹。既然聞見分明，那許別資一路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沿路惟思我看人，炊飯那知燈是火？」遂呵呵大笑。復舉：「王常侍一日訪臨濟，同到僧堂內，常侍曰：『這一堂僧還看經否？』臨濟曰：『不看經。』常侍曰：『學禪否？』濟曰：『不學禪。』常侍曰：『經又不看，禪又不學，畢竟作甚麼？』臨濟

曰：『總教伊成佛作祖去。』常侍曰：『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。』臨濟曰：『我將謂你是箇俗漢。』」師云：「古今盡謂臨濟被常侍一問，直得瓦解冰消。殊不知臨濟恁麼道，如虎網相似，縱有爪牙，管取無施展處。若是山僧則又不然，今日唐護法入寺辦供，如問：『者一堂師僧還坐禪否？』對曰：『坐禪。』『還看教否？』『對曰：看教。』如云：『禪非坐臥，教豈名言？坐看何為？』山僧向他道：『吾今為汝保任此事，終不虛也。』」

楚林上睿禪師住北京翊教寺語錄

小師悟旭等記錄

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，受達護法、祖護法同眾護法暨舊住不昧，偕諸山耆宿等請入院。

山門。「廣大門風，威德俱備。門外逡巡，安知尊貴？」

佛殿。「巍巍堂堂，三界獨步。不有兒孫，幾成話墮。」

伽藍。「側布黃金，長留白玉，賣富裝貧，各具眼目。」

祖師。「總是你這隊漢，佛法豈到今日？不是你這隊漢，佛法豈到今日？」

據室。「三世諸佛湧現身雲，歷代祖師頻翻舌浪。吐珠玉之詞，無人過價；用殺活之劍，誰敢當鋒？新長老今日到來，那有龍韜豹略？」乃拈拄杖，云：「喜得狼煙息，弓弢壁上懸。」

當日眾護法設齋，請上堂。拈香祝聖畢，末上拈香云：「黃鵠峰前得來，翊教堂中爇卻，箇是第五回拈出，供養洪山大報國寶通堂上嘯堂先老和尚，非徒報德酬恩，併要諸人知些氣息。」斂衣就座。

藏雲和尚白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云：「第一義諦，未出慈明時早已兩手分付，來到者裏早見落七落八，不可教諸人便恁散去，有不厭煩瑣底出來道看。」問答畢，乃曰：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；道不虛行，遇緣即應。既無心於彼此，奚有象於去來？頭頭表裏一如，法法洪纖一致。建法幢，立宗旨，緣無定屬；垂教化，接方來，豈用安排？惟此翊教古剎，是為京國名藍，上溜下穿，四通八達，清風朗月聽其往來，土面灰頭任彼去住。戶外蒼山繞郭，已知壁立風規；庭前翠柏凌霄，最好從上標格。奈何呈身者眾，著眼者希？今承諸大檀護敦請山僧主持斯剎，重整規模，且道坐斷要津，永無滲漏一句作麼生道？」撫掌一下云：「濟川調鼎人人是，握土成金事事全。」藏雲和尚結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

師誕後五日，達翁證中護法設齋，請上堂。「月生一，上下四維無等匹。月生三，千手大悲難指注。月生三，海底蝦麻解指南。垂釣新月無香餌，分付魚龍莫放憨。封后先生忍俊不禁，將六十花甲一時抖擻，曰：『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三是三，四是四。數目甚分明，從頭數不及。數不及，依位次。依位次，有何事？』既是數目分明，又依位次，因什數不及？」拈拄杖，曰：「萬古常如白練飛，一條界破青山色。」便下座。

達護法證中率男洪公於七月十日請住西山圓靜寺，入院請陞座。「放眼泬寥，棲心澄湛，氣吞群象，勝壓諸方。背懸鐵甕之山，懷抱冰壺之水，龍樓現彩，鳳嶺飛霞。芙蕖涵映日之花，香聞十里；楊柳蕩隨風之線，翠列千株。寶帶堤環，魚遊兢裏；仙音鳥唱，樂奏林中。喬松躋躋鏘鏘，怪石稜稜峭峭，扶笻踏畫裏乾坤，揮麈談夢中風月。逢迎絕少，知愛方深，歲月優遊，人境超邁。且道具何三昧，得此靈區？」驀召眾曰：「汝等要知這漢真是受用麼？」揮拂子曰：「飯罷經行摩瘦腹，禪餘儔石將疏髯。」擲拂子下座。

護衛胡護法為太夫人禳眼災，請上堂。問答畢，乃拈拄杖曰：「盡大地是當人隻眼，更有何物與汝為冤為對？」卓一下云：「三世諸佛以此垂手，歷代祖師以此安心，十地菩薩以此濟物利生，千古聖賢以此齊家治國。山僧明見此事，無有錯謬。若更說菩提涅槃、真如解脫，是將金屑著向眼裏；若起貪慾嗔恚、煩惱惡覺，是將瓦屑著向眼裏。貴賤雖殊，患害則等。山僧恁麼道，也好痛與二十。何故？清淨眼中不合分貴分賤、著瓦著金。有人見到，一塵不立，許你雙眼圓明。」擲拄杖下座。

為既閒吳老先生設奠小參。旋顧一眾曰：「汝等知之乎？箇是景陵晞齋吳老先生示末後全提底時節。先生才高名大、德厚仁寬，乃儒門之領袖，亦法苑之金湯也。折節靈岩門下，嘯傲楚水江頭，憶自戊申 秋杪始識先生於黃鵠峰，便見至誠無偽、舉止有方，自云：『會得臨濟無多子底佛法，不向棒頭取證、不於喝下承當，即就一毫端上流出無礙淨光，言言玉轉珠回、字字龍蟠鳳翥，四海群賢想望風彩，白雲乍可來青嶂，明月難教下碧天，一朝能事既畢，旋身安養故鄉。無生而生，誓取金臺瞻佛日；無滅而滅，惟留玉骨葬人寰。』山僧聞而感傷，設茲瓜果，聊表廿年道誼，特輸一點真誠。」復顧兩行曰：「且道先生還來受奠也無？」豎起拂子云：「三碗茗凍禪榻畔，一爐香爇帝城中。」

參領方護法為男保安請上堂。問答畢，乃曰：「東王布令，萬卉萌芽，勃發生機，誰敢欄遏？遂撫掌一下，云：若向這裏一眼覷定，不被五形管攝，那隨四序遷流？三百六十骨節、八萬四千毛竅、皮病、髓病一時去盡，放曠於紅塵堆裏、優遊於錦繡叢中，為無所

為、益無所益，梯航九有、津濟四生，捷若轉丸、易如反掌。雖然，此猶是功勳邊事，若到父子至親，更不資於餘力。」良久，云：「白雲千古抱青山，為雨為霖終不竭。」

佛誕日，彌勒巴護法德寬、兵部達護法證中度僧，本街眾檀護率眾善姓請上堂。乃云：「舉一不得舉二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。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，護明大士於兜率宮中降生淨飯王家，才出母胎，一手指天、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云：『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。』正當恁麼時，早是弄一解險，知他落在第幾？策素馬以騰空，詣青山而斷髮，夜睹明星，廓然大悟，曰：『一切眾生各各具如來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。』捏合將來，又誰知他是放過、是不放過？及至四十九年，說青道黃，教壞了人家多少男女，身上出水、身下出火，燒煩惱薪、殺無明賊，又誰知他是黑業、是白業？二千年後猶有人焉，不忘付囑，舊案翻新，買子為僧，續佛慧命。若不是多生智種深培、一向靈根夙植，安能於此世界中幹此不急之務耶？山僧得得上來證明斯事，一等是箇時節，難免這杓惡水。」提起拄杖，云：「眾中莫有迴避得及者麼？」卓一卓，曰：「將此深心奉塵剎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。」

付東旦旭西堂，上堂。師震威一喝，復顧左右曰：「的的沒量大人方堪荷擔此事，若於一切機境上有系毫佛法現前，便不無驚異下劣之見，勞他長者脫珍著弊，何堪！何堪！不見百丈再參馬祖，始到三日耳聾，黃檗聞而吐舌，臨濟中路起疑，末後喫棒，方解燒卻翁翁禪板，乃至棒下無生忍，臨機不見師，道出常情，泥塗設拜。從古至今，一隊老宿等是這箇時節，就中卻有奇特，各具如斯眼目，方能開鑿人天，光大師門，統持祖道。所以云：承當恁麼事，還須恁麼人；若是恁麼人，何愁恁麼事？」乃拈拄杖卓一卓，云：「盡情多漏泄，分付旭西堂。」

參領色護法、法名照埋，請為令弟阿達哈番噶而薩、法名德珪對靈小參。「古德道：『虛空有體須親證，淨業無門莫妄修。』」師咄，云：「且置一壁，莫要礙塞殺人。一拳拳倒黃鶴樓，一踢踢翻鸚鵡洲，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自然水到渠成、風行草偃，出沒死生、轉換凡聖，說甚麼虛空體證與不證、淨上門修與不修？德珪護法自見山僧之後，尋常留神於喜怒哀樂未發以前，啟手足時翛然自在。損館之後已經四七，敦請山僧舉揚此事。」隨驀揮拂子，云：「會麼？鐵輪天子寰中敕，帝釋宮中放赦書。」拋拂子，下座。

達門趙氏夫人、法名德正，五旬初度，請上堂。拈起拄杖，云：「天高地厚。」卓一下，云：「海闊山遙。苟非具足神通者，不能於中飛騰自在，見色則被色礙，聞聲則被聲沉，百匝千重，左兜右

搭，直須高提寶杵，擊碎塵籠，緊握霜鋒，割裂愛網，方能如鳳翥丹霄、鶴沖銀漢，所向空闊，乃得安閒。山僧今日因達門檀越趙氏夫人五十誕辰飯僧請法，現前一眾禪悅法喜，既已充滿身心，翊教山僧鼓舌搖唇，將底酬償檀施。」乃合掌，云：「端坐受供養，施主常安樂。」

常護法同母趙氏、法名照中，請為夫人對靈小參。「藏身處沒蹤跡，幾回花落幽窗；沒蹤跡處莫藏身，瞥見雲橫古路。」卓拄杖曰：「從今點出金剛眼，佛國蓮邦自在行。」

純一道人請小參。乃曰：「達磨大師在西天時，將謂有多少奇物，即便胸滿意足，把捉不定，特特三週寒暑，獨泛重溟，來到這裏。及至梁王殿上，盡力祇拈得出箇廓然無聖，纔見價直不當，連忙找箇不識，依然還成滯貨，卻往少林拔本，一味固守行情，不露光芒，但於通衢路口空掛招牌，賺得神光立雪斷臂喪卻全心，只望討盡便宜。殊不知得人一牛、償人一馬，所以臨岐上路，連一雙破皮履尚且不能完全，一隻東、一隻西，點地只是隻腳，至今進退無由。」驀拈拄杖召眾曰：「莫有為祖師著力者麼？試出道看。」二僧兢出，師曰：「與老僧攜取鞋來。」便起身歸方丈。

參領色護法偕弟依思哈馬、法名德誠，請為令先君正議大夫并令弟等遷塋奠位小參。師云：「虛靈廓爾，澹泊無為，措意置辭，惟仁善聽。天恁高，地恁闊，無位真人閒不徹，虎嘯龍吟啟壯圖，馬鬣牛眠示真穴。」拈拄杖卓一卓，云：「此處從來最吉祥，虛空有口殊難說，丕振家聲在爾曹，奕葉雲礽無間歇。」

工部党護法為夫人保安請上堂。問答畢，乃曰：「滴水冰生徹骨寒，乾坤露布盡掀翻，箇中誰是知音者？直出虛空背上看。大眾！且道虛空背上畢竟是甚麼人居住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龍生金鳳子，衝破碧琉璃。」

為景陵死心覺道人設供，小參。驀豎拂子，曰：「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？」擊案一下，曰：「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。此是道人平居所參心領神會的句子，不煩山僧牽支引蔓，重添注腳也。蓋欲現前一眾共聞，更與後五百歲新發意菩薩結般若緣，使佛法慧命攸長，相續不斷耳。若道人聞法之後，便安居於東湖別業，額其宅曰圓智樓，抑取諸善財入樓閣之義也。自茲乾乾履踐，玉潔冰清，游戲於華藏，究心於祖域，忘身為道，切意尊師。雖處富貴叢中，常行知足之行，乃至供養知識，持護精藍，事無巨細，惟善是益。一朝智圓行滿，回身極樂之邦，山僧於三千里外聞之慨然，特設茶筵，聊呈漆器，用申方外之誠，詎敢云酬萬一？」旋顧大眾，曰：「只如道人捐館以往，即今居何報地？隨願示生無位次，獨耀靈光得自由。」擲拂子，下座。

鍾英照琮監寺盡七上堂。拈起拄杖云：「這廝行履，惟我能知。一片鐵石肝腸，萬煉千磨，俞見精彩；一副冰霜氣骨，平高就下，轉露風稜。二十年輔弼叢林，惟道是與；三千里周旋師友，不黨其同。更無一縷縫皮襪，安得三文買草鞋？是以臨岐上路，撒手便行，要覓汝箇骨董箱子了不可得。在今日盡大地覓此箇清白衲子實不易得，滿望汝他日於煙巒深處拄戶撐門，誰知熟處難忘，即便抽身半路，三喚不回頭，至今無處所。老僧在你背後打筭，真誠確爾真誠，穩密果然穩密。琮監寺莫只但恁麼去，須還知有轉身一路，不可坐定那邊，致使望穿老眼。」隨卓拄杖云：「他日須來呈舊面，當陽提起話重圓。」卓拄杖下座。

小參。「瞞瞞頇頇問訊，燈籠眼睛在甚麼處？[怡-台+龍][怡-台+龍]恫恫禮拜，露拄腳跟下錯過。不知空王殿上打得箇背翻筋斗，百草頭邊許你同坐同行。」

南行，小參。「春山青，春水綠，南北東西路路活，咸謂到江吳地盡，誰知隔岸越山多？」提起拄杖，曰：「還知者漢住頭處麼？真龍不藉風雷力，為雨為霖自充足。」拽杖便行。

(一門者，乃京師兩會之略耳。蓋證中達護，滲為人心，切請法設嚴灘，諸眾檀者，公引導者多，故述茲以嘉其志，亦取深入一門之義云。)

楚林禪師語錄卷之四(終)

楚林上睿禪師語錄卷之五

侍者寂勝等記錄

頌古

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云：「天上天下，唯吾獨尊。」雲門云：「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喫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」

惡辣纔生便自誇，指天指地撒塵沙，縱饒行說兼能到，也落閻浮第二家。

世尊未離兜率，已降王宮；未出母胎，度人已畢。

兜率與王宮，不動步而到。一路坦然平，望空休啟告。度盡眾生未出頭，摩耶腹裏空廝炒。

世尊因外道問云：「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。」世尊據坐，外道讚曰：「世尊大慈大悲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」作禮而去。後阿難問佛：「外道有何所證，而言得入？」世尊曰：「如世良馬，見鞭影而行。」

牢關兩處空相向，捷出當陽絕點痕，柳綠桃紅春水碧，千山雪盡馬蹄輕。

世尊因調達謗佛，生身陷地獄。佛敕阿難傳問云：「汝在地獄中安否？」云：「我雖在地獄，如三禪天樂。」佛又令阿難傳問：「你還求出不？」云：「我待世尊來便出。」阿難云：「佛是三界大師，豈有入地獄分？」云：「佛既無入地獄分，我豈有出地獄分？」

漁翁把釣坐瀟湘，樵子操柯陟險崗，彼此生涯隨處足，從他人自說行藏。

世尊因波斯匿王問：「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？若言無，智不應一；若言有，智不應二。一、二之義云何？」世尊曰：「大王！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：我今無說，汝今無聽。無說、無聽，是名一義、二義？」

水盡山窮處，由來路路通，若無人踏到，長被白雲封。

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，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。文殊白佛：「云何此女得近佛坐？」佛云：「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，汝自問之。」文殊繞女子三匝鳴指一下，乃至托上梵天，盡其神力而不能出。佛云：「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，定不得。下方過四十二恒沙國土，有网明菩薩能出此女

定。」須臾网明至佛所，佛敕出此女定，网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，女子於是從定而出。

大定無門戶，三人漫主張，出得出不得，切忌錯商量。

殃崛摩羅既出家為沙門，因持缽入城，至一長者家，值其婦產難，子母未分。長者云：「瞿曇弟子，汝為至聖，當有何法，能免產難？」殃崛曰：「我乍入道，未知此法，當去問佛，卻來相報。」遽返白佛，具陳上事。佛告曰：「汝速去說：『我自從賢聖法來，未曾殺生。』」殃崛往告，其婦人聞之，當時分娩。

賢聖法來不殺生，弗遲弗疾恰分身，傳言送語成何事，報盡人間兩不平。

那吒太子析肉還母，析骨還父，然後現本身，運大神力，為父母說法。

本身原不號那吒，骨肉須還父母家，白鷺下田千點雪，黃鸝上樹一枝花。

七賢聖女姊妹，同遊屍陀林。一姊指屍曰：「屍在此，人在甚處？」諸姊諦觀，皆悉悟道。乃感帝釋雨花讚曰：「我是帝釋，見諸姊悟道，故來供養。但諸姊有何所須，我能給施？」女曰：「我家四事七珍，悉皆具足。唯要三般物：一要無根樹一株，二要無陰陽地一片，三要叫不應谷一所。」帝釋曰：「一切所須，我悉有之。若此三物，我實無。」女曰：「汝若無此，爭解濟人？」遂同往白佛。佛言：「我諸弟子，不解此義。唯有諸大菩薩，乃解此義。」

寒林發問悟來由，惹得天花動地浮，更賣風流行活路，三般需索轉添愁。空咄咄，且休休，不如收拾歸家去，莫待天明白了頭。

昔城東老姥與佛同生，而不欲見佛，每見佛來，即便迴避。雖然如此，回顧東西，總皆是佛。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，亦總是佛。

獨尊惟我孰為儔，掩面遮藏病未瘳，知避稍難還就錯，不風流處卻風流。

傅大士頌云：「夜夜抱佛眠，朝朝還共起。起坐鎮相隨，如形影相似。欲識佛去處，祇者語聲是。」

聞鐘忙起身，噇齋便掌缽。夜夜與朝朝，隨方皆合轍。報與龍華樹下人，水中不是天邊月。

傅大士一日披衲衣，頂冠靸履，朝見武帝。帝問：「是僧邪？」士指冠。帝云：「是道邪？」士指靸履。帝云：「是俗邪？」士指衲衣。

通身差異事紛紜，敢向朝堂誑至尊，若使盡情多剝了，作何面孔出都門。

布袋和尚常在通衢，或問：「在此何為？」師云：「等箇人來。」曰：「來也。」曰：「汝不是這箇人。」或解布袋，百物俱有，撇下曰：「看！看！」又一一收起，問人曰：「這箇喚作甚麼？」或袋內探果子與僧，僧擬接，師乃縮手曰：「汝不是這箇人。」或見僧行過，乃拊背一下，僧回首，師曰：「把一錢子來。」有時倚袋終日憨睡，或起行市肆間，小兒譁逐之，或拄杖、或數珠與兒戲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遂放下布袋，叉手而立。僧曰：「祇此更別有在。」師拈起布袋，肩負而去。

兜率宮中不肯住，花街柳巷頻來去。倚袋長齁一覺眠，日炙風吹渾不顧。衣衫穿，手腳露，知他有底閑腸肚。喚作當來慈氏尊，土塊石頭俱話墮。

跋陀尊者因生法師論眾微聚曰色，眾微無自性曰空。者云：「只明得因中色空，未明得果上色空。」法師問：「如何是果上色空？」者云：「一微空故眾微空，眾微空故一微空，一微空中無眾微，眾微空中無一微。」

色空空色兩相纏，體妙何妨涉眾緣？毒蛇頭上楷得癢，大虫口裏打鞦韆。

維摩居士示疾毗耶離城，自念：「寢疾于床，世尊大慈，寧不垂愍？」佛知其意，告文殊師利言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文殊白言：「世尊！彼上人者，難為酬對，深達實相，善說法要，辯才無滯，智慧無礙，一切菩薩法式悉知，諸佛秘藏無不得入，降伏眾魔，遊戲神通，其慧方便皆已得度。雖然，當承佛聖旨，詣彼問疾。」

眾手紛紜射一鵰，秋空漸覺影迢遙，由基忽發撩天鏃，萬里雲霄失羽毛。

善財歷百十城，參五十三位善知識。後到毘盧樓閣前，曰：「是解空、無相、無作之所住處云云。」見樓閣門閉，善財暫時斂念曰：「大慈大悲，願樓閣門開，令我得入。」尋時彌勒領諸眷屬至善財前，彈指一下，樓閣門開，善財得入。入已還閉，見百千萬億樓閣，一一樓閣有一彌勒領諸眷屬，并有一善財在前。彌勒復彈指云：「善男子！起法性如是。」

樓閣門前竟日閑，善財到處被人謾，通身泥水通身漏，看你伶俜到甚年。

楞嚴經七處徵心。

七處徵心，眼裏抽釘，放出金毛獅子，普天匝地翻騰。

楞嚴經八還顯見。

八還顯見，打成兩畔。月到天心，風來水面。見不見，倒騎牛兮入佛殿。

經題[米-木+八]字。

經題箇字報君知，塞壑填溝說向誰？苔篆羅紋描不得，逐風隨雨自東西。

不二法門。

岐路紛紜宿霧埋，老翁一默語如雷。斯門今古非通塞，把手牽人不入來。

《金剛經》：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　德山行腳時到潭州，詣胡餅店覓點心喫。店婆出問：「過現未來心不可得，上座點那一心？」德山無語。

過去心，不可得，孤舟獨釣寒江雪。現在心，不可得，珊瑚枝枝撐著月。未來心，不可得，鶺鴒何曾離丹穴。萬古長空一色沉，三段不同原自別。原自別，惟證乃知難可說。屈屈，甕裏無端走卻鱉。

《華嚴經》：「我今普見一切眾生，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」

智慧執著，天台南嶽。失卻半年，休爭一杓。借路經過，那論苦樂。一踏鴻門兩扇開，空裏磨盤生八角。

《金剛經》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

獨坐虛堂體自然，平湖水滿月當天，一聲黃鳥啼高樹，幾片閒雲落檻前。

世尊不說說，迦葉不聞聞。

打麵還他洲土麥，唱歌須是帝鄉人，水流黃葉來何處，牛帶寒鴉過遠村。

迦葉因阿難問：「世尊傳金縷外，別傳何物？」迦葉召阿難，難應諾。葉曰：「倒卻門前剎竿著。」

倒卻門前剎竿著，心肝五臟盡情傾，兒孫殃及無休歇，此土西天恨轉深。

九祖伏馱密多尊者問八祖佛：「馱難提！父母非我親，誰是最親者？諸佛非我道，誰是最道者？」八祖以偈答：「汝言與心親，父母非可比，汝行與道合，諸佛心即是。外求有相佛，與汝不相似，欲識汝本心，非合亦非離。」

父母非親誰是親，從來孝子諱爺名，逢人但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東印土國王請師齋次，王問：「諸人盡轉經，唯師為甚不轉？」師云：「貧道出息不涉世緣，人息不居蘊界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，非但一卷兩卷。」

秋清月色沉寒水，風轉孤蓬過別灘，釣得金鱗仍舊放，不知何日整歸帆。

六祖於法性寺，暮夜風颺剎旛，聞二僧對論，一云旛動，一云風動，往復未契。祖曰：「風旛非動，動自心耳。」於是一眾竦然。

不是風兮不是旛，撩天俊鶻透重關，分明只在青雲際，剔起眉毛仔細看。

六祖謂門人曰：「吾欲歸新州，汝等速治舟楫。」門人曰：「師從此去，早晚卻回？」祖曰：「落葉歸根，來時無口。」

葉落歸根，喪盡平生。來時無口，出乘露醜。從此曹溪路不通，白雲不動青山走。

葉落歸根，塞戶填門。來時無口，免致亂嘔。曹溪一派古今流，萬象森羅齊點首。

劉鐵磨見溈山，山曰：「老牸牛，汝來耶？」磨曰：「明日臺山大會有齋，和尚還去否？」山作倒勢，磨便出去。

老牛偏解藏頭角，卻向臺山會裏游，且喜溈山水草足，大家齊唱太平謳。

巖頭值沙汰，於鄂渚河邊作渡子，遇一婆子抱一孩兒，乃曰：「呈橈舞棹即不問，且問婆手中兒甚處得來？」曰：「婆生七子，六箇不遇知音，只這箇也不消得。」拋向水中。

江邊婆子賣風流，卻把花枝帶滿頭，剛被傍觀輕借問，一聲款乃過滄洲。

杭州徑山國一道欽禪師，因馬祖遣人送書到，書中作一圓相，師發緘見，遂於圓相中著一點，卻封回。忠國師聞得，乃曰：「欽師猶被馬師惑。」

一人搖頭，一人擺尾，惹得傍觀來說道理。

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，一日喚侍者，者應諾。如是三喚，皆應諾。師曰：「將謂吾孤負汝，卻是汝孤負吾。」

三呼三應已堪嗟，玉本無瑕卻有瑕，負汝負吾人不會，至今天下事如麻。

讓祖因馬師聞化江西，未聞說法之息，遂去，云：「待伊上堂，但問：『作麼生？』伊道底語記將來。」僧如師旨，回

謂師曰：「馬師云：『自從胡亂後，三十年不少鹽醬喫。』」師然之。

問道作麼生，不曾少鹽醬。雖然爾作家，敢保未的當。

吉州青源行思禪師參六祖，問：「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？」祖曰：「汝曾作什麼？」師曰：「聖諦亦不為。」祖曰：「落何階級？」師曰：「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？」

五色雲攢萬乘君，簾垂黃閣絕功勳，琉璃殿上無人到，此日方知天子尊。

江西馬祖道一禪師示眾曰：「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，此心即是佛心。達磨南天竺國來至中華，傳上乘一心之法，令汝等開悟。」有僧問云：「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？」祖曰：「為止小兒啼。」僧曰：「啼止後如何？」祖曰：「非心非佛。」僧曰：「除此一種人來，如何指示？」祖曰：「向伊道不是物。」曰：「忽遇其中人來如何？」祖曰：「且教伊體會大道。」

即心是佛更何求，心佛無差當下休，睡起碧天三丈日，詩成青樹一聲鳩。

馬祖不安。院主問：「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」祖曰：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。」

日面月面，一切成現。車不橫推，理無曲斷。

百丈每上堂，有一老人隨眾聽法，眾退，唯老人不退。師曰：「汝何人？」曰：「吾非人也，於過去迦葉佛時住此山。因學人問：『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？』某對曰：『不落因果。』遂墮五百生野狐身。今請和尚代一轉語，貴脫狐身。」師曰：「汝問。」乃問：「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？」師曰：「不昧因果。」老人於言下大悟，作禮曰：「某已脫狐身，住在山後，敢乞依僧火化。」師令維那白椎告眾：「食後送亡僧。」食後，師領眾至山後，以杖挑出一死狐，乃依法火葬。師至晚上堂，舉前因緣，黃檗便問：「古人錯祇對一轉語，五百生墮野狐身。轉轉不錯，合作箇什麼？」師曰：「近前來，與汝道。」檗近前與師一掌，師拍手笑曰：「將謂胡鬚赤，更有赤鬚胡。」

不落不昧，春蘭夏蕙。左之右之，何嘗避諱。報諸人，會不會。擬欲分疏，野狐成隊。

南泉普願禪師有時曰：「文殊、普賢昨夜三更相打，每人與二十棒，趁出院也。」趙州曰：「和尚棒教誰喫？」曰：「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？」趙州禮拜而出。

佛法兩相爭，還他正令行。誰知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

南泉曰：「江西馬大師說即心即佛，王老師不恁麼道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恁麼道還有過麼？」趙州禮拜而出。僧隨問：「諗上座禮拜意作麼生？」曰：「汝問取和尚。」僧問師曰：「適諗上座意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他卻領得老僧意旨。」

好箇去核宣州棗，送在口邊誰解咬，忽然咬斷廣長舌，三世如來都笑倒。

南泉曰：「三世諸佛不知有，狸奴白牯卻知有。」

寰中天子敕，塞外將軍令，擬議問如何，喪卻窮性命。

南泉示眾曰：「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，擬向溪東牧，不免食他國王水草；向溪西牧，亦未免食他國王水草。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，總不見得。」

通身水草自優游，鼻孔撩天任放收，幾度歸來明月下，角尖撐破洞庭秋。

杭州鹽官齊安國師，一日喚侍者曰：「將犀牛扇子來。」者曰：「破也。」師曰：「扇既破，還我犀牛兒來。」者無對。

紛紛眾手畫犀牛，豈是當初那一頭？侍者若能回首看，全牛卻在掌中收。

鹽官一日謂眾曰：「虛空為鼓，須彌為椎，甚麼人打得？」眾無對。

須彌椎打虛空鼓，萬象森羅齊起舞，無舌童兒和一場，大虫咬殺南山虎。

盤山示眾曰：「心月孤圓，光吞萬象。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。光境俱忘，復是何物？」　洞山曰：「光境未忘，復是何物？」

光境俱忘復是痕，光非照境境非存，楊花不為春風落，吹遍前村與後村。

胡南東寺如會禪師，嘗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談誦憶不已，且謂佛如何住而曰即心，心如畫師而曰即佛。遂示眾曰：「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。劍去久矣，汝方刻舟。」

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。月白風清，落花啼鳥。釣盡瀟湘無處尋，可憐只向鉤頭討。

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，因于公問：「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，漂墮羅剎鬼國？」師曰：「于頔客作漢，問恁麼事作麼？」于失色。師指曰：「這箇便是黑風吹其漂墮羅剎鬼國。」于作禮而謝。

黑風吹到羅剎國，就地還家路不多，一吸波濤乾徹底，青霄平步響環珂。

五臺山隱峰禪師因南泉把淨瓶與師，曰：「淨瓶是境，你不得動著境，與我將水來。」師將淨瓶傾水於泉面前，泉休去。

指瓶傾水，以此易彼。佛法商量，繩蛇杌鬼。

鎮州金牛和尚，每日自作飯供眾。至齋時，昇飯桶到僧堂前作舞，呵呵笑曰：「菩薩子喫飯來。」

鐘鼓聲聲喚不回，金牛作舞口重開，禪流若也知端的，拈取缽盂喫飯來。

楚林禪師語錄卷之五(終)

楚林上睿禪師語錄卷之六

小師照毅等記錄

頌古

龐居士一日曰：「難難，十石油麻樹上攤。」婆應聲曰：「易易，百草頭邊祖師意。」靈昭曰：「也不難，也不易，饑來喫飯困來睡。」

終日喃喃口不休，卻將難易互相酬，他家活計難分辨，不是冤家不聚頭。

鄧州丹霞天然禪師，於慧林寺遇天寒，取木佛燒火向院。主訶曰：「何得燒我木佛？」師以杖子撥灰曰：「吾燒取舍利。」曰：「木佛何有舍利？」師曰：「既無舍利，更取兩尊燒。」主自後眉鬚墮落。

寒天木佛火中燒，禍福無門祇自招，盡道鬚眉累院主，誰知買鐵得金饒。

潭州長髭曠禪師，初往曹溪禮祖塔，回參石頭。頭問：「甚處來？」師曰：「嶺南。」曰：「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不？」師曰：「成就久矣。祇欠點眼在。」曰：「莫要點眼麼？」師曰：「便請。」頭乃翹一足，師便拜。頭曰：「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？」師曰：「某見如紅爐上一片雪。」

為人點眼，手不如腳。雪點紅爐，何處摸索。休摸索，兔角杖頭挑，龜毛繩子縛。

洪州黃檗希運禪師云：「汝等盡是噇酒糟漢，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？」時有僧問：「諸方聚眾，為甚麼卻道無禪師？」師曰：「不道無禪，祇是無師。」

東風陣陣從何起，鷓鴣啼在深花裏。可憐無限路行人，紛紛祇逐流鶯子。

湖南長沙景岑禪師，一日遊山歸，首座問：「和尚甚處來？」師曰：「遊山來。」座曰：「到甚麼處？」師曰：「始從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」座曰：「大似春意。」師曰：「也勝秋露滴芙渠。」

春色渾如畫，谿雲聚復開，僧從寺裏出，龍向洞中回。薄霧籠青嶂，輕煙鎖綠苔，相逢不相識，終日去還來。

長沙因秀才張拙看《千佛名經》，問師曰：「百千諸佛，但見其名，未審居何國土？還化物也無？」師曰：「黃鶴樓崔

公題後，秀才還曾題也未？」曰：「未。」曰：「得問題取一篇。」

百千諸佛問來由，水滿長江月滿樓，無事倚欄憑顧望，鄉關不見使人愁。

終南山雲際禪師初參南泉，問云：「摩尼珠人不識，如來藏裏親收得。如何是藏？」泉云：「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。」師曰：「直得不往來時如何？」泉云：「亦是藏。」師又問：「如何是珠？」泉召師，師應諾。泉云：「你不會我話。」師信人。

牟尼珠，從人覓，雙手奉君君不識。十丈珊瑚血滴鮮，枝枝撐著天邊月。

法身頌(師日因徐機宜居士求法身頌，即書前偈與之。七云：「弟了不會，更請慈悲。」師遂高聲說後偈，語未卒，士便欣然禪拜，大笑而參。師云：「年看仔細。」)

東君織就迴紋錦，化母裁成玉繡羅，拈作伽黎隨分搭，半肩常袒奈如何。

蚤虱多因衣被破，不閑兩手常摸索，兵荒馬亂未停流，苦苦逼人作什麼。

南泉斬貓。

兩堂總似涅槃僧，有口何曾解作聲。若是仙陀能接拍，趙州那到拾零星。

首山竹篦。

師家舉起竹篦，學者連忙抵對。更作佛法商量，問取驢鳴犬吠。

香嚴上樹。

枝枝葉葉突靈符，嚇得山神計也無，滿把清風撩亂擲，白蘋紅蓼遍江湖。

趙州因僧遊五臺，問一婆曰：「臺山路向甚麼處去？」婆曰：「驀直去。」僧便去。婆曰：「好箇師僧，又恁麼去。」後有僧舉似師，師曰：「待我為汝去勘破。」明日，師去問：「臺山路向甚麼處去？」婆曰：「驀直去。」師便行。婆曰：「好箇師僧，又恁麼去。」師歸院，謂僧曰：「臺山婆子，我為汝勘破了也。」

臺山指路老婆婆，多少禪流不奈何，剛被趙州來勘破，至今天下有淆訛。

趙州因僧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飽柴飽水。」曰：「見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飽柴飽水。」

一榻翛然傍翠微，片雲送雨未曾歸，廚中不積來蠅糝，那有閒門到鳥飛。

趙州因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曰：「和尚莫將境示人？」師曰：「我不將境示人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

趙老庭前柏，重新為指出，多遇刻舟人，罕逢穿耳客。

趙州曰：「我行腳南方，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，直至如今，無人舉著。」

行腳南方不識羞，人前更舉當風流。寒灰謾道無新焰，近火先焦自點頭。

趙州因僧問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師曰：「無。」

出匣吹毛冷，寒光射斗牛。當風如不薦，白骨遍山丘。

臨濟出世後，唯以一喝示徒眾，凡見僧來，入門便喝。

晴空飛霹靂，黑夜閃金蛇。何處堪迴避，分明已喪家。臨濟一喝，操刀便割。擬犯鋒鋩，命不全活。

睦州常示眾曰：「忽然，忽然。」　大覺璉禪師拈云：「不然，不然。」

忽然不然，地厚天寬。潭中捉月，嶺上爭煙。

睦州問僧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僧便喝。師曰：「老僧被你一喝。」僧又喝。師曰：「三喝四喝後作麼生？」僧無語。師便打曰：「這掠虛漢！」

三喝四喝後，惟應作者知。不是金牙客，如何射尉遲。

福州烏石靈觀禪師，曹山行腳時，問：「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？」師曰：「我向你道即別有也。」曹山舉似洞山，山曰：「好箇話頭，祇欠進語，何不更去問為甚麼不道？」曹山卻來進前語，師曰：「若言我不道，即啞卻我口；若言我道，即寒卻我舌。」曹山復舉似洞山，山深肯之。

毘盧師，法身主，是甚貓兒與狗子？烏石牙關不放開，遙看日向扶桑起。

德山示眾曰：「今夜不答話，問話者三十棒。」時有僧出禮拜，師便打。曰：「某甲話也未問，和尚因甚麼打某甲？」師曰：「汝是甚處人？」曰：「新羅人。」師曰：「未跨船舷，好與三十棒。」

屠龍手段孰能支，不犯鋒鋩任所施，塞北安南齊跨下，望風無不豎降旗。

德山一日飯遲，托缽下堂。時雪峰作飯，頭見便云：「這老漢！鐘未鳴，鼓未響，托缽向甚處去？」師便歸方丈。峰舉似巖頭，頭曰：「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後句。」師聞，令侍者喚來問：「汝不肯老僧那？」頭密啟其意，師乃休去。至明

日陞堂，果與尋常不同。頭至僧堂前，撫掌大笑曰：「且喜老漢會末後句。雖然如是，只得三年。」師果三年而沒。

鐘鼓未鳴何處去，低頭未會末後句。三年活話幾人疑，箇是吾門大火聚。

洞山示眾曰：「秋初夏末，兄弟或東去西去，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。」又云：「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麼生去？」後僧舉似石霜，霜云：「出門便是草。」僧回舉似師，師曰：「大唐國裏能有幾人？」

萬里無寸草，茫茫宇宙行人少。出門便是草，落花流水聞啼鳥。皇道無私顯至尊，鼓腹謳歌人已老。

洞山因僧問：「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？」師曰：「火後一莖毛。」

善赴來機是洞山，莖毛火後倩誰看？抽條石筍穿苔破，發燄冰河射日殷(殷字讀作煙)。

洞山有一僧，在延壽堂不安，要見師。師至，僧問：「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？」師曰：「是甚麼人家男女？」曰：「某是大闡提人家男女。」師良久，僧曰：「四山相逼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老僧亦從人家屋簷下過。」曰：「回互不回互？」師曰：「不回互。」曰：「教某甲向甚麼處去？」師曰：「粟畚裏去。」僧噓一聲，曰：「珍重！」便脫去。師以拄杖扣頭三下，曰：「只解與麼去，不解與麼來。」

只解與麼去，陜府牛兒生銕鑄；不解與麼來，嘉州石佛笑咍咍。松花若也沾春力，根在幽巖也著開。

潭州神山僧密禪師，與洞山行次，忽見白兔走過。師曰：「俊哉！」洞曰：「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大似白衣拜相。」洞曰：「老老大大，作這箇說話。」師曰：「你作麼生？」洞曰：「積代簪纓，暫時落魄。」

錦衣落魄涉離微，脫體風光見者稀，洞口桃花留不住，半隨流水半雲飛。

潭州漸源仲興禪師，一日隨道吾到檀越吊慰，拊棺曰：「生邪？死邪？」吾曰：「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」師曰：「為甚麼不道？」吾曰：「不道，不道。」歸至中途，師曰：「和尚今日不為某甲道，打和尚去也。」吾曰：「打即任打，道即不道。」及歸，師辭去，隱居三年，聞童子誦觀音經，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，即現比丘身，忽然大悟，遂焚香遙禮曰：「信知先師言無虛發，自是我不會，卻怨先師。」先師既沒，石霜是其嫡嗣，乃造焉。霜見便問：「前來打先師因緣會麼？」師進曰：「卻請和尚道一轉語。」霜曰：

「不見道：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」師遂禮謝懺悔。他日持鍬復到石霜，於法堂上從東過西，從西過東，霜曰：「作麼？」師曰：「覓先師靈骨。」霜曰：「洪波浩浩，白浪滔天，覓甚先師靈骨？」師曰：「正好著力。」霜曰：「這裏針劄不入，著甚麼力？」師持鍬肩上便出。

海底泥牛吼，雲中木馬嘶，死生俱不道，賺殺打爺兒。

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在溈山作典座，溈問：「今日大眾吃甚麼菜？」師曰：「二年同一春。」溈曰：「好好修事著。」師曰：「龍宿鳳巢。」

好好修事，二年一春。堯天舜日，共樂昇平。

杼州投子山大同禪師，趙州問：「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許夜行，投明雖到。」州曰：「我早猴白，伊更猴黑。」

誰家產得石麒麟，瑞應中天紫氣橫，野老愛他頭角俊，夜深牽向玉階行。

投子因僧問：「如何是十身調御？」師下禪床立。又問：「凡聖相去幾何？」師亦下禪立。

投子下禪床，通身無背向。可憐後代人，葫盧畫依樣。

襄州王敬初常侍參睦州，一日師問：「入院何遲？」公曰：「看馬打毬故遲。」州曰：「人打毬？馬打毬？」公曰：「人打毬。」州曰：「人困麼？」曰：「困。」州曰：「馬困麼？」曰：「困。」州曰：「露柱困麼？」公茫然，歸至私第，中夜有省。明日詣州曰：「某會得昨日事。」州曰：「露柱困麼？」公曰：「困。」州肯之。

人困馬困露柱困，夜深擊碎軒轅鏡，青山滿目絕塵埃，此道今人誰肯信。

興化因僧問：「四方八面來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打中間底。」僧便拜。師曰：「昨日赴箇村齋，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，卻向古廟裏躲避得過。」

塞北千人帳，江南萬斛舟，隨宜得受用，官路滑如油。

會真禪師因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曰：「洞庭無蓋。」

洞庭無蓋，打失法身。雲山水月，真可憐生。

臨安徑山大慧宗杲禪師室中，舉竹篦子問學者：「喚作竹篦則觸，不喚作竹篦則背。不得下語，不得無語。」從之得法者十三人。

舉起竹篦，石裏汁出，才沾一滴，電捲雲飛。

舉起竹篦，玉轉珠迴。眨得眼來，喪卻全軀。

九峰道虔禪師因石霜遷化，眾請首座住持，師時為侍者，白眾曰：「先師道：『休去，歇去，冷啾啾去，一條白練去，古廟香爐去，一念萬年去。』明甚麼邊事？會得即住持，會不得不可。」首座對曰：「明一色邊事。」師曰：「與麼則不會先師意在。」座曰：「但裝香來，香煙斷處，若去得即會先師意，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。」師遂焚香，香將盡，座脫去，師拊座背曰：「坐脫立亡即不無，先師意旨猶未夢見在。」

枯木巖前行路易，百花叢裏轉身難。先師意旨如何會，漢國勳臣獨讓韓。

雪峰示眾曰：「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，拋向面前，漆桶不會，打鼓普請看。」長慶問雲門：「雪峰與麼道，還有出頭不得處麼？」門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作麼生？」門曰：「不可作野狐精見解。」又曰：「狼籍不少。」

龍蛇易辨，衲子難瞞。隨邪逐惡，地厚天寬。春至百花開滿地，江南江北任君看。

曹山因僧問：「學人通身是病，請師醫。」師曰：「不醫。」曰：「為甚不醫？」師曰：「教伊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。」

生死通身不可求，分明藥病一齊瘳，從茲鎖卻空王殿，顛倒相逢百草頭。

撫州疏山匡仁禪師，聞福州大溈安和尚示眾曰：「有句無句，如藤倚樹。」師特入嶺到彼，值溈泥壁，便問：「承聞和尚道：『有句無句，如藤倚樹。』是不？」曰：「是。」師曰：「忽然樹倒藤枯，句歸何處？」溈放下泥盤，呵呵大笑，歸方丈(云云)。

樹倒藤枯問老樵，呵呵大笑暗藏刀，披枝切忌和根伐，留與春風弄影高。

雲門示眾：「十五已前不問汝，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日日是好日。」

日日是好日，種田博飯喫。社舞村歌，原無固必。白酒黃雞醉便休，那知春色成狼籍。

雲門因僧問曰：「如何是透法身句？」師曰：「北斗裏藏身。」

少年公子下楊州，柳巷花街任意遊，詩滿奚囊錢滿篋，更嫌何處不風流。

雲門因僧問：「如何是正法眼？」師曰：「普。」

雲門道普，頭吳尾楚。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

雲門因僧問：「如何是啐啄之機？」師曰：「響。」

雲門答響，切莫妄想。樹動風生，船高水長。

汝州首山省念禪師，因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曰：「新婦騎驢阿家牽。」

新婦騎驢阿家牽，銀鐙金鞍碧玉鞭，忘卻尊卑人不識，好花瞥見自開顏。

昇州清涼院法眼文益禪師，因僧惠超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曰：「汝是惠超。」僧即悟入。

岸上蹄踏蹄，水中嘴對嘴，就地自還家，千花生碓嘴。

端州大愚山守芝禪師，因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曰：「鋸解秤鎚。」

鋸解秤鎚，生鐵鑄就。特與安名，他亦不受。四海禪流知未知，到老翻成不唧溜。

大愚上堂：「大家相聚喫莖虀，若喚作一莖虀，入地獄如箭。」

相聚喫莖虀，諸人休奔魯。甜瓜徹底甜，苦瓠連根苦。

舒州法華全舉禪師到瑯琊覺處，琊問：「近離甚處？」曰：「兩浙。」琊曰：「船來陸來？」師曰：「船來。」曰：「船在甚處？」師曰：「步下。」曰：「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師以坐具撼一撼曰：「杜撰長老，如麻似粟。」拂袖而出。琊問侍者曰：「此是甚麼人？」曰：「舉上座。」瑯琊遂親下口過堂問：「莫是舉上座麼？莫怪適來相觸忤。」舉便喝，復問：「長老何時到？」汾陽曰：「某時到。」舉曰：「我在浙中早聞你名，元來見解只如此，何得名播寰宇？」瑯琊遂作禮曰：「慧覺罪過。」

是非海中出沒，荊棘叢裏縱橫。未審便宜誰得，須信語忌十成。咄咄！牙如劍樹眼如鈴，喪盡從前太古心。

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室中三關語。

我手何似佛手，終日燒香運帚，忽然觸發死灰，燒著南辰北斗。

我腳何似驢腳，莫負邯鄲善學，終朝逐電追風，究竟摸他不著。

人人有箇生緣，絕非東土西天，說得十分端的，也隔十萬八千。

楊岐問僧：「栗棘蓬你作麼生吞？金剛圈你作麼生跳？」

金剛圈，栗棘蓬，吞跳須知枉費工。從上家私多破盡，楊岐別自有家風。

東京天寧道楷禪師，僧問：「夜半正明，天曉不露。如何是不露底事？」師曰：「滿船空載月，漁父宿蘆花。」

簾垂帳合月三更，無影枝頭鳥不驚，斗轉星移山骨露，天明失卻玉麒麟。

楚林禪師語錄卷之六(終)

(大清康熙二十五年，歲次丙寅
中秋月，弟子眾等發心敬梓
本師和尚五會語錄二本，板存
嘉興府楞嚴寺，隨藏永遠
流通，惟冀早明般若正因，速證
菩提玅果。復願見聞隨喜，咸悟
真乘；法界有情，同登彼岸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